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二年九月

第二十一期

學

衡

楚
辰
材
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21 September 1923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編輯 本雜誌由發起同志數人。擔任編輯。文字各由作者簡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 本雜誌於投稿者。極為歡迎。投稿祈逕寄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學衡雜誌社收。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朔日出版。每冊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本雜誌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撰述員人多不具錄



(繪勒米)

圖穀拾

Les Glaneuses

(By Millet)

米勒 Jean François Millet (1814-1875) 者法國十九世紀名畫家。專繪農家風物。而富於古學之精神。(參閱本期通論柯克斯論古學之精神篇) 古希臘美術之要旨曰「高尚而簡樸。凝靜而偉大。」(此語蓋出於德人 Winckelmann) 米勒以極尋常瑣細之題。寓深遠精美之意。其寫田間生活。既真切而又莊嚴。蓋有得於斯旨矣。不特其博愛仁厚之意為足感人也。此圖為其傑作之一。繪農婦三人。於夏日午。至田間拾取刈穫之穀。左方二人俯身取拾。右方一人則微俯其身。所以示拾取之步驟。以靜表動也。曲背寓勞苦之意。不得直立稍舒身體而休安息也。後方之藁堆及載運之大車。將刈穫拾禾之事完全繪出。至此圖之結構(布局)最佳。以水平線分圖為二部。上一下二。線之左端低斜。故置藁堆以調劑之。農婦三人之身皆成於極簡單之曲線。左方二人全同。右方一人之曲線。則與之畸角反振。而互成平衡之勢。實則此圖簡單至極。平衡至極。無一可省之物。而各線各區皆配合勻整。得和諧之美。試去其一人。或移其位置。易其短長。改其姿勢。以資比較。則立覺其不完整矣。故曰深得於希臘美術之旨也。此圖今藏法國博物院。(Louvre) 編者附識。



李維亞夫人像

(繪格安)

Madame Rivière

(By Ingres)

安格 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爲法國十九世紀純粹古
學派之名畫家。(參閱本期通論柯克斯
論古學之精神篇) 其作畫崇理法而抑
情感。重描畫而輕彩色。以爲人圖像 (Por-
traits) 爲最著稱。此圖李維亞夫人像。乃
其傑作之一。富麗而幽雅。美豔而靜肅。以
及其圖之作卵圓形。皆足顯示希臘美術
之要旨。而此圖之尤長處在結構。(布局)
細審自明。可謂之精巧美備矣。此圖今亦
藏法國博物院。編者附識。

通論

學衡第二十一期目錄

插畫

泰西名畫之八 拾穀圖 (米勒繪) Les glaneuses (By Millet)

泰西名畫之九 李維亞夫人像 (安格繪) Madame Riviere (By Ingres)

通論

柯克斯論古學之精神 Kenyon Cox "The Classic Spirit"

再論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 錄湘君季刊

徐震堦譯

吳芳吉

述學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續第十六期)

中國鄉治之尙德主義 (續第十七期)

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

定本墨子閒詁校補叙

繆鳳林

柳詒徵

張蔭麟 自北京來稿

李笠 自溫州來稿

文苑

詩錄一

題朱方蛻農丹徒張貞婦傳略後(方守彝) 予病怔忡翼謀遊雞鳴寺歸賦一詩並示步曾夢
炎(葉玉森) 打魚詞(葉玉森) 癸亥正月三日次東坡癸亥三日韻(趙熙) 上元(趙熙)
上元次山公簡寄懷香宋先生榮州(龐俊) 雨中讀清寂堂詩賦呈林山公(龐俊) 登牯嶺(王浩)
廬山旅居其盛夏似袁山秋日末語因憶及之(王浩) 牯嶺臥病襟塵宛然時庸齋約遊
京師愧未能從之也作詩寄之(王浩) 春日小病書遣(邵祖平) 春晝賦遣(邵祖平) 感書
(邵祖平) 大庾旅次遇一獠鍾君柏森縱談南中故實形勝極爲博洽贈以長句(胡先驥) 龍
南縣(胡先驥) 定南下歷墟(胡先驥)

詩錄二

東歸雜詩三十八首(李思純)

詞錄

一萼紅(陳衡恪) 鷓鴣天(陳寂) 采桑子(陳寂)

雜綴

無盡藏齋詩話(續第十三期)

邵祖平

柯克斯論古學之精神

徐震堦譯

按柯克斯先生 Kenyon Cox (1859-1919) 爲美國近今畫家及美術批評家。數年前辭世。生時負盛名。爲美國文藝學會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及國立文藝學會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Arts and Letters 會員其所作畫清澹雅正。重格律。守家法。意境高

妙。布局工密。不設豔色以炫人。不染時習以邀譽。而尤以其評畫之文章爲世所重。蓋其學識淵博。明於往古而不囿於一曲。且畢生以畫爲業。深得此中三昧。故所言悉中肯綮。而於比較新舊派別之短長。追溯古今法術之流變。則其論尤精博而允當。故柯克斯先生之畫名。竟爲其文名所掩。云生平所著作。大都斷篇零幅之批評。散見於各雜誌。其彙纂成書者有二。(一)曰「古學家之見解」The Classic Point of View 係一九一一年先生在芝加哥美術學院演講之稿。爲篇凡六。曰古學之精神。The Classic Spirit 曰美術之題目。曰布局。曰描畫。曰明暗及彩色。曰技術。今徐君所譯者。卽此書之第一篇也。(二)曰「美術家及公衆」Artist and Public 一九一四年出版。爲篇凡七。曰美術家及公衆。曰米勒論。米勒 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 爲法國十九世紀大畫家。專繪農人及田間生活。兼具寫實之工夫與仁厚之感情。恬適之意境。故爲難能云。曰進步之幻夢。曰拉飛葉論。Raphael 見本誌第二期曰作畫之二法。曰美國派畫法。曰聖古丹論。聖古丹 Augustus Saint-Gaudens (1848-1907) 美國雕刻家。原籍愛爾蘭。爲柯克斯之友。第一書柯克斯先生自述平生研究所得。畫術之原理。作畫評畫之宗旨及標

準。第二書則舉例而闡明之。柯克斯先生之所主張。觀譯文自明。無待撮述。大率崇奉古學派之家法。謂命意及擇題。必求高尙。而不當專以模仿實物爲能。一也。重布局及描畫。而輕彩色及渲染。二也。必苦研勤習。深得於格律之細。技術之工。而不可粗率塗抹。以濃豔奇醜炫人。三也。須從師習學。深通前人之藝術。規矩漸漬於往古。大家之作品。取其長而善用之。而不可恣意橫行。炫新鬪異。動輒自立宗派。詆毀前人。而破壞藝術。使之蕩然無存。四也。又畫師須尙志勵學。立品修德。而不可貪財好名。專趨時好。自墮其標準。五也。總之。柯克斯先生爲古學派。奉行人文主義之畫家。與白璧德參觀本誌第三及第十九期葛蘭堅參觀本誌第六期諸先生。所謂志同道合。或於文學。或於哲理。或於教育。或於美術。各言其是。而殊途同歸。聲氣相應者。惟然。故柯克斯先生於今之所謂未來派。立方派。迴旋派。後起印象派等。輒指其缺失。而攻闢之。並思所以引進而改善之。以其盡反前人成法。而有悖於美術之原理也。以其託名驚新。中實空空。足以剷滅藝術。戕賊人性。爲禍甚大也。夫豈得已而爲此哉。吾國近數年亦盛言美術矣。教育家以美育爲倡。美術學校先後設立於各地。雜誌報章特闢此一欄。或插入美術之圖畫。衆口洶洶。競談美術。且若惟美術爲足重。而宗教道德科學均可廢除者。嗚呼。盛哉。乃觀其所介紹。所稱道。所模仿者。則皆不外彼未來派。立方派。迴旋派。後起印象派。以及其他墮落派之圖畫。或雕刻。原作者多鄙瑣無大名之輩。但以新近爲尙。又或專取裸體人物。以驚駭吾國舊

派老年之人。一若西洋美術惟裸體之一事者。至於拉飛葉、廖那多

均見本誌第二期及第五期插畫 麥坎吉羅 Micher-
Langelo

(1475-1564)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大建築家兼雕刻家兼畫家。後當專為介紹

之姓名及作品。則鮮有道及者。其評論藝術。則但堆湊「平民化」

「表現自我」等空虛名詞。而美術中之規矩格律。源流派別。則更無通體平情。精詳入微。而道之者矣。又因其於西洋美術。所見偏謬。舍精取粗。本末顛倒。故於中國之美術。亦視為鄙陋不足言。聽其漸滅。或且掎擊以速其死。嗚呼。驚新一偏之禍。中於吾國人心者。已深。豈獨美術然哉。今以柯克斯先生之論。亦適為吾國人對症之藥。故選譯之。俾聞者自知其誤。夫然後於西洋美術。求其全體而通其正法。且轉而闡揚吾國舊有之美術。發揮而光大之。若柯克斯先生之盡力於歐美之美術者。然則幸甚矣。編者識。

余所欲與語者。大別為二類。一為青年之美術家。實膺吾美國藝術前途之重任。一為普通衆人。蓋以其褒貶好惡。影響於藝術。其勢力所及。雖不若前者之近而顯。而其實在。固無間也。今欲以三十年研究實習繪畫所得之主張與信仰。公之於大眾。固不可遺此衆人。故必力求避去一切專門之術語。而出以家喻戶曉之文字。惟吾茲所言。尤着眼於青年之畫家。蓋力求真解。在彼為尤要。而一涉歧途。其害亦愈烈也。

若在衆人。其害較小。流俗之人。多偏於保守。耳聞各宗派各潮流之喧騰澎湃。輒惶惑莫知所從。頗欲置

信於報章雜誌所載最新之說。又驚怖其言。乃多購舊派之繪畫。以其能領會之也。蓋衆人固多忽棄眞才。而亦不甚獎勵贗物。而青年之畫士。則每易爲謬說所惑。蓋目覩千人之績。耳聞多師之言。有激揚怪誕淺陋之作者。則信從之。有非笑靜居深造之人者。則附和之。故其熱誠愈高。則欲其思想之清晰亦愈難。夫人見無數捷徑當前。雖不必成大名。亦足顯揚。又孰肯辛勤跋涉。以求此不可必達之鵠乎。宜夫其急欲求聞於人也。闢新蹊。以墮惡劣。固易於遵古道。以求精深。而此新創醜怪之物。其可博人之注意。殆又無可致疑。故吾謂今世已無復所謂學習美術之人。蓋指顧之頃。即可被推爲作家。無所用其學習也。顧亦有精深刻勵之學者。以我國指美各派美術之存立。可以證之。凡此今日刻勵之學者。卽將來深造之作家。實余所欲以古學之精神。諄諄相勉者也。

古學之精神者。以無偏無黨之探求。蘄造於盡美盡善之域。愛清晰。愛合理。愛克己。而尤愛久遠與傳續。其所求於藝術之作品。不在新奇與效力。而在高尚精美。所欲表達者。不僅感情與個性。而爲修養之感。情與節制之個性。所求者在精英。而不在糟粕。在永久。而不在近暫。好普遍。過於個己。而於常時日來。月往之中。所感之力量。尤過於風鳴地震之時。且漸漬於宗法。能使多覽往古名作之人。目睹新出之作品。卽能相接以心。立憶及前古名家之作品。又若彼前古名家輝煌燦爛之作品。其中美妙之點。今此新作品。皆備具之。所以成其爲美妙者。其於創造與個性。固所不棄。不特爲所歡迎。且爲不可少者。其於宗法。

亦非視爲不可變更。而以之桎梏創造之能力者。然其所求者。必使一切新得之眞美。益能召示吾人。以舊有之眞美。所謂新舊者。僅觀察點與取徑之異耳。其爲眞與美。一也。宗法譬之連環之索。時時加以新環。固其所望。扭而絕之。非所願也。

余所謂古學之精神。而欲以貢於諸君者。與世所稱爲古學派畫法。創自大衛者。

大衛 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 爲法國大革命

及拿破倫時代獨步一時之畫家。專主摹仿古希臘羅馬之雕像及壁刻。其標題亦多取今古英雄之蹟。而於此外尋常之題目及畫法。一概屏棄。其影響甚大云。

絕不相關。在彼以前。美術界中

未嘗缺乏此種精神。蓋畫學一派相承之宗法流傳。直至十八世紀之末。雖在才力天縱。情性逸放之

人。猶不敢遠離之。麥坎古羅

註見前首按語

者。浪漫派之泰斗也。而其天性之一方面。實屬於古學派。其爲時人

所稱賞者。正即因此。又如雷布蘭

Rambbrandt (1609—1669) 荷蘭大畫家。其人畫物善用極明與極暗。而造成光明深遠之畫境。

固於前人之法。肆力變化者也。

而亦以往古之藝術。爲己創造之根柢。然此其例外也。自餘雖最大之作家。亦僅略變化其所受之宗法。

而傳之後人。喬克那

Titian (1477—1576)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大畫家。屬威尼斯派。後當另爲敘述。

以其所得於伯里

尼

Giorgio Bellini (1430—1516) 意大利畫家。亦屬威尼斯派。

者。發揮而光大之。魯班斯

用爲基礎。而自卓然成家。魯班斯又傳之於華士

Watteau (1684—1721) 法國畫家。

遂至十八世紀云。

既而法國大革命起。所生之惡果善果。百千其數。而畫學宗法之破壞。亦其一也。大衛者。政治之革命家。

而亦藝術之革新者也。當時革命黨人之思想行事。常以古羅馬人自擬。大衛受此影響。新創一派畫法。

基於古代之雕刻術。此派畫法。輕彩色。忽明暗。毀棄格律之美。而專求其機械的精確。無生氣。無情韻。惟以大衛心性之雄與勢力之偉。得使此派畫法遍傳於歐洲大陸。其始終抵抗革命之潮流者。僅一英國。而古來畫法之不絕如縷。亦因其得存於英國而已。惟蒲呂東 Pinthon (1758—1833) 法國畫家。雖生與大衛同時。而不失為一真正之畫家。歿於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格羅思 Gros (1771—1835) 法國畫家。漸開浪漫派。大衛嘗勸其讀布魯特奇英雄傳。不聽。充其力亦可為真

正之畫家。惜乎其自殺也。於是法國之畫術。遂操諸郭鑾 Guerin 吉洛德 Girodet 二人皆當時法國畫家。今皆不著。吉洛德為繪

Asian 詩中之人物故。事。故亦近於浪漫派云。 一流人之手。 言其庸劣也。 而德國之畫家。則惟從事於諷刺滑稽畫。幸英國有羅稜斯。

Lawrence (1769—1830) 猶有雷那芝 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 金士波羅 Gainsborough (1727—1788) 孔士得 Constable (1776—1837) 之流風餘韻。得

保存山水畫法之規矩。亦可謂碩果僅存者矣。

而近代美術各種潮流之風起雲湧。亦於時作始。自有藝術以來。無公認之宗法。無可信之導師。而人人各行其是者。以此為初次。於是師生傳習之道。往時初學未能從其性之所近。自成一派。以前所遵依以研習其藝術者。蕩然無存。雖欲復行此制。而世無作者。學者其何從而得師。即代此而起之美術學校。亦僅教些微畫法。且多屬於自然派一流。最近百年間。畫家之處境。最苦。蓋一無所依據。無人指示。而各須重演筆路。籃縷之功。以自行創造。既須自往探尋畫家之所當為。及為之之法。又須自行研究自然景物。與往昔之藝術。以明布局與描畫。明暗與彩色。以及材料器具與所以用之之道。其艱難繁苦如此。故近

代藝術雖產奇才而絕少成家。欲求傳久而豐富之作品。如往昔大家所爲者。杳不可得。而近代藝術史中所記。無非失敗與絕望。嗚呼。冥行獨往。暗中摸索。卒乃陷於泥淖。曷足怪哉。

專就畫學而論。所謂浪漫派之革新者。實乃重續已絕之宗法。而再尋獲藝術之途徑者也。其領袖德拉

夸

Delacroix (1799—1863) 法國畫家。

者。秉熱誠浪漫之性情。而又極尊古學與宗法。彼蓋私淑魯班斯而成家。誠健全之傾

向也。魯班斯乃威尼斯派之繼起者。而又略變其舊。使能合於近世之需求。自魯班斯而華士。傳爲法國

十八世紀之畫學。自魯班斯而萬代克。

Van Dyck (1599—1641) 比利時國像畫家。

傳爲英國之畫派。

按萬代克居英國頗久。

雖極盛之時已

過。其傳緒彼時猶存。誠欲復興古學。則當上溯萬代克。以求真正宗法之遺緒也。若德拉夸。蓋終其身盡力於此事。而製爲若干高妙之作品者也。惟其人之成就雖偉。而論其全局。猶爲失敗。彼雖受人之揄揚愛重。被舉爲美術院之會員。然終不能傳其統緒。成爲畫派也。

又風景畫大家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89) 此爲法國畫家。與人所常道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亦法國畫家。

(參閱本誌第十八期聖伯甫評盧梭懺悔錄篇及插畫) 另爲一人。讀者切勿誤會。

及柯樂

(1796—1875)

亦嘗試爲此。二人者於天然景物有精深之研究。其探究所得。益人智識匪淺。似二人皆當

爲自然派畫家矣。實則其性情皆近於古學派。盧梭之畫法。取資於呂斯德。

Jacob van Ruyssdael (1628—1691) 荷蘭風景畫家之最著者。

與

何伯馬。

H. Ma (1638—1709) 荷蘭畫家。

柯樂則師法克老德。

Carlo Fontana (1600—1682) 法國畫家。居意大利。

與蒲山。

Nicolas Poussin (1594—1665) 法國史事畫家。其所用力。並在與古法以生氣。而使適於近今之用。滙集新知而融鍊之。使合於古法。試取二人最足表見之作品一觀。

則知雖以盧梭研究自然之精細。柯樂顯示天空之奇幻。而此二近世作者之畫術。乃與前古名手如出一轍。密相結合。蓋二人之生雖晚。而實沈浸於古學之精神者也。

然在「革新者」之中。其最富古學之精神者。當推人所視為最偏於革新之米勒。Millet 見篇首按此其

同學於德拉羅希。Delaroche 法國畫家。米勒之師。者所稱為「山林之士」。此專寫農家風物之畫家。此當時論者指為

社會黨人及炸彈兇手者。實乃守舊者之尤。而極崇拜彼古學派最後之莊嚴「大手筆」蒲山。前註見者

也。以米勒實為古學派。故余於本書。即古學之精神一書。其篇目詳見篇首按語。中常用為例。以證余說。近世畫家中。自所謂「

古學派」之最大柱石之安格。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 法國古學派畫家。見本期插畫。而外。引之獨多。

其在法國。雖經多次革新。而美術之正宗「學派」至今猶存。略變其舊。雖偉大之作者甚鮮。而所造就畫家之人才不少。其訓練固甚簡陋不完。然欲求畫家應有之訓練。此亦其僅存者矣。而彼攻訛此學派者。其工夫造詣實亦得之於此。今日藝術界雜亂破壞。而尚不至更甚於此者。猶賴此學派拘束之力也。近世藝術破壞崩解之原因。最大者厥為攝影術之發明。古之學者。先受其術於師。然後觀察自然。以其所得。益諸其師所傳。今也則謂先察自然。任其自覓途徑。其結果。使學者以精確模倣自然。為畫學之第一事。而攝影術。適示人以自然界之形。似於是。畫學遂降。而與攝影術爭勝。模倣自然。固為要圖。而學畫者。誤以生為終身之圭臬。其所孳孳者。非復繪出華美之圖畫。而但事觀察四周之實在情形矣。

其結果。在英國爲「前拉飛葉會」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創立於一八四八年。以精細描摹自然爲主旨。之創設。其後變爲羅色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

1882)畫家 與龐迥斯 Edward Burne-Jones (1833—1898)畫家 之惟美派。英國舊派之流風餘韻。竟爲掃盪漸滅。然古昔相傳之宗

法固猶有存者。愛迪 Eddy 之畫。範圍雖狹。實一健全而深明格律之作手。惜後無繼起。於是英國之畫術。自「前拉飛葉會」之時以來。乃如一無舵之舟。莫如所濟。亦與他國同。

其在法國。畫家之受此種寫實主義之影響者。實繁有徒。然願伯 Comtat (1819—1877)法國畫家 之寫實之程度。猶幸不若

其所自負之甚。當巴斯田 Bastien-Lepage (1848—1884)法國畫家 名譽初起之日。余適遊學於巴黎。於今回思當日推尊巴斯

田之情形。殊堪發噓。蓋以爲彼乃畫中之登峰造極者。畫術以描摹自然愈工而進步。今巴斯田之所繪。實得自然之本真。無異照相鏡中之影像。其繪稻田中農婦。立於澹蕩雲光之下。戶外天光筆能繪者。僅此。則彼之畫術。可謂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更有何求。然今乃知彼時之誤。蓋如此。尙不足爲畫術。若布局。曲線色彩工力等。終不可廢棄。而純粹之寫實主義。已公認爲失敗矣。今之畫者評者。雖有稱照相爲美術。而吾人則可斷言。美術不當如照相也。

自然派傾向之又一方面。所謂印象派。是也。今人又名之曰重光派。其要點在研究光之定律。而設法顯示物體受光之情狀者也。凡此種方法之性質與效力及其成敗。茲皆不必深論。印象派能使人注意光線色彩。令畫師之調色板。化拘泥爲活潑。惟此種運動。謂爲美術。毋寧謂爲科學。此派鉅子穆乃 Claude Monet

法國畫家⁽¹⁸²⁶⁻¹⁸⁸³⁾之畫。乃似陳列物品之樣本。而絕非美術之作品。以愉悅人者。惟在美國。得哈森^{Hassam}等用作裝潢術。印象派之公式始得顯其美耳。

在此對於自然界之物質情態爲深湛之研究之時。亦有離而去之。視藝術較自然爲重。用力於自我表現。不徒爲觀察自然之紀載者。余舉二人焉。其情性與造就迥不相侔。而其成敗之性質程度。足以顯示十九世紀畫學之弊病。二人者。毛魯^{Institute Moreau}法國畫家。與惠斯拉^{James Whistler}美國畫家也。毛魯富於理智。以詩人而兼夢想家。惠斯拉爲純粹之畫家。專注意於其作品材料之美。而蔑視一極文學之寓意。二人皆不表同情於當世之藝術與社會。毛魯之奇作。多成於閉戶獨處。窮居寂寞之中。常多奇麗之品。顧時患不甚健全。惠斯拉則反是。不避世而與世相爭。其精力之半。不用於畫術之傑作。而耗於無謂之辯論。二人之弊。一乏均衡。一少訓練。其與社會之關係皆不正當。以視古人之光大豐厚。具健全之宗法。爲世人所崇信。使其才得以如意發展。於是出其傑作。一而再。再而三。若佳樹之結良果者。則二人所作。微藐已極。相去遠矣。夫謂大藝術家離世絕俗。成爲故常。且謂世所同惡者。必爲才子。此特近世爲然耳。在昔。藝術全盛時代。畫家與世人互相了解。而合力以產出此類名作。使吾儕百世之下。猶有餘慕。故在雷布蘭以前。無所謂不遇之才子。即雷布蘭遭逢之不幸。在當時亦爲例外。非盡人如此也。

由於畫家與社會缺少關係。乃有近世之展覽會。而展覽會之弊。亦勢所不免。藝術不宜爭競。而展覽會。

使人爭於是。畫家莫不逞奇鬪妍。以各求世人之注意。始則作爲遊廊陳列之劣品。繼乃取流血駭人之畫題。數者皆成熟套。乃不得不以方法之怪誕離奇動人。每況愈下。而近世之藝術。幾欲與加特拉中魔風狂之怒豕爭馳下坂。共墮海窟而沈淪矣。

意謂藝術墮落而迅自滅絕也。○按耶穌嘗至加特拉。Cathra 遇二鬼附人身。既見耶穌。求其饒恕。乃離人身。而附於牧於其旁之豕身。

於是全羣之豕。中魔風狂。疾馳至海濱。直下峻坂。墮懸崖。而葬身水底焉。詳見新約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至三十二節。

現代美術中極新派之所爲。有使余不能平心靜氣以爲持平之論者。余固願信其中人立意甚誠。且據其徒衆之宣言。謂專圖反抗自然主義。而欲恢復彩色曲線之本性。與其表達之力。就令如是。則矯枉過正。其失亦等。以余觀之。新印象派與後起印象派之所爲。無非矜誇。再則瘋狂而已。郭曷 Van Gogh (1853-1890) 荷蘭畫家。

後起印象派之鉅子。

欲以剃刀殺其友。不遂。乃自割其一耳。魯特來 Toulouse-Lautrec 常需人監守人。餘亦多自殺或死於瘋

人院中者。而此種醜劇。猶日演不已。乃至以粗線輪廓。繪作物體。殊類頑童在臨街牆壁上亂塗者。又或堆積顏料。糝作一團。亦無跡象可尋。更有積纍若干小三角形。以代人形。以若干立方體。集合而爲人之肖像者。且有批評家著書以證此爲真實精要之美術。名之曰「未來之美術」焉。

余意由此道而欲求其有所進步。決不可得。蓋今者已立於懸崖之上。或返故蹊。或墮深淵。二者必居其一。或疑返循故道。勢已不能。又或謂從今以往。決不能再有中和雄健之美術。固立於健全之宗法之上。且能得世人之領會。而於鎮靜之中。造出美品以爲世用。如昔之盛況也。斯言未可非。然使如昔日之美

術而能復見於世也。則惟有反今之道而行。可以致之。夫科學精神。蔑棄宗法。缺少訓練。推尊個性之數者。已陷美術於窮途。救之之道。惟有愛美之精神。與尊重師法。致力訓練。嚴厲以克己耳。故吾儕必須復歸於久遠之道。即恢復古學之精神是已。

古學之精神與近世之自然派關係之密切。尚非近今之感情派及個人派所可及。蓋古學之精神。常留有研究自然之地步。確認繪畫為模倣之美術。宇宙間之一切情狀。皆作畫之材料。故須利用自然之知識。而不可自安於蒙昧無知。但謂繪畫為美術。而非科學。凡知識之未經陶鍊。使合於美術之主要目的者。皆為無益而反有礙。繪畫之首務。乃造成一美麗之平面。區為有意致之形狀輪廓。以高妙之曲線活其氣。更以和諧生動之彩色。增其變化。其次在使觀者睹畫而憶。及其在自然界中之所見。故創為真事。真物之幻境。畫中所現之實事實物。則視作畫之目的及情勢如何而定其分量。如磁瓶上所繪之事物。儘可不必求真肖。架上所作之畫幅。則其中事物須甚肖真者。然又不可全同於真也。若全同於真。無使觀者見此悟彼之魔力。則所成者。縱為另一種美術。然非畫也。但使神情宛肖而止。而不可全同於實物。使人不能分辨也。畫中所現之實事實物。其分量雖無定。而畫中畫工術藝之分量。則常有定。蓋以多為貴。必須使作畫者之意旨。匠具無上尊嚴。凡事獨斷而來。指揮一切。管理一切。甄擇一切。乃為當也。按作畫者之意旨。主也。材料事物。實也。須物為人役。而不可人為物役。此其輕重。斷不可倒置。吾國

古畫素重寫意。而於呆態印板之描摹實物者。斥為匠筆。其理至當。可見東西心理之有合。而真善美之惟一矣。今人誤解西洋畫。以為西洋畫專以寫實為工。若讀此篇。亦可稍資啟迪。故吾謂今日欲保存尊重中國畫。其法必於西洋畫為

然欲管理事實。而如吾意運用之。則必須深明其性質。且必較彼以模倣及匠筆爲工者。知之尤審。世有一種自然主義。其不解自然。僅勝於茫無所知者一間而已。苟具精銳之目光。而又多經實習。卽能模寫人頭或人臂。使惟妙惟肖。不須費神思也。然必加以研究。乃能別其精要與瑣細之點。而知何者重要而合我之目的。何者不關輕重。再進而操縱之一言以蔽之。如是。乃爲吾之工作。乃爲盡吾力也。用古學者之法研究自然。固非易事。而研究藝術。則尤難也。所以然者。非僅以不可易之宗法。今已破壞無存。而必由自己創建也。蓋卽使此邦與世界完全隔絕。且古來作品。一無所見。在理吾美國人亦當能自創藝術。創建之時期或需甚久。顧爲必能之事。他邦之先例可援也。雖然。此事至今日。將永永不可得見於世。則以攝影術之發明。與今世交通之便。已使天下成爲一家。古今聚於一室。吾人熟知埃及亞西里亞之藝術。與十九世紀之藝術同。而日本之美術。亦不覺其怪。英國之美術。亦不覺其稔也。各種美術。吾人約略盡知。而不能深通其一種。各邦各派宗法。悉取供研究。而吾美國人。則自無宗法。今者宜慎於選擇。棄其微細。褊隘。暫近者。而取其重要。普遍。永久。且合於吾人者。蓋祇能於各種宗法之中。歷經剔擇。而締造一種宗法。以爲己用也。

然此事實大難。且不知其果能成否。惟余意苟能成者。則美國人爲之。較他國人均有望也。

我美國爲新建之邦。故世多以創造新藝術。全異於各先進國所固有者。望諸吾國人。遂不能不失望於吾國之守舊也。然以余觀之。我國惟其爲新建之邦。故藝術之守舊。實意中事。蓋古代優美之藝術。傳來吾國不久。則不厭倦之也。固宜。故殫心於創造。專以發見異味。以投精於鑒別之脾胃。在我尙不必爲此也。國中惟少數之批評家。深厭我國藝術之癥滯。而餘人猶未易其崇古守常之態度也。究其極。我國固一守舊之民族。而在各種藝術爲尤然。舉凡文學建築繪畫雕刻。以視各國皆較爲守舊。而未受當代狂流之影響。如各種公家之大建築。多有責其絕無本國之特色者。惟在今日。各國之建築家。方日日從事於標新領異。則此類建築。亦惟吾美有之耳。古代之美術。在我國尙未習見。故寧從事於世所視爲習見之事。如日進於古式之建築。逮熟極不難。然後或能不知不覺之中。創造本國之新建築。設於此時。卽求創新。竊恐其結果。吾國建築界之晦冥淆亂。將必不減於他國也。

繪畫之情形與建築同。近今已有所謂美國畫派者。其顯著之特點。卽爲守舊。然其守舊而無今世美術之通病。猶不若余所期之甚。綜之。已爲今日最中和健全之畫派矣。

或云。美國藝術家之守舊。由於迎合羣衆。而非尊重規律宗法爲藝術自身計也。此言卽確。其中亦有可取之點。羣衆以中和清寧求之藝術家。則羣衆之所求固甚正。藝術家不屈其藝術之理想。以取容於俗。而能作爲羣衆所期望之作品。則藝術家亦不得爲非。夫藝術亦何不可見悅於羣衆者乎。則斐的亞斯

Phidias(600—432 B. C.)
希臘大雕刻家

之藝術盛行於雅典。狄賢之藝術盛行於威尼斯。拉飛葉之藝術盛行於羅馬及各地。至今不衰。依常理言。藝術固當盛行於當世。蓋藝術家亦爲羣衆中之一人。則其道理思想感情。與羣衆自無不同。而能表達其心情。適如羣衆之所欲。固自然之理也。余非謂偉大之美術必盛行於世。尤非謂盛行於世者。卽爲偉大之美術。然敢謂美術之不能盛行於世者。其中必有所缺。或在羣衆。或在藝術家。或同負其咎。而中下之藝術所以能盛行者。蓋以其所長。非以其中之疵瑕也。

彼謂美國藝術之守舊。僅由於迎合羣衆心理。欲得善價而沽諸者。其言誠非確。美國之畫家。其誠摯。初不異於他國。特其誠摯之心。不用於求新。夫各國一般平庸之畫家。亦如人類中之庸衆。每舍難就易。其在此邦。情形亦同。平庸之畫家。多習爲流行之畫法。惟卓然特出者。乃不致力於標新。而用心於復古。卽欲重效古來之畫法。與布局。曲線之表達力。彩色之清純美麗。與舊傳之格律法程。如用濃色調勻作畫於底。而上塗無色之油光。凡此皆現代畫法所絕不許者。

余非謂吾美國之藝術。已絕無遺憾。果令如是。則余今之以古學之精神相勉。殊可不必。竊意我國藝術所當爲之事。正多。無論我國今日之美術。尙遠未逮藝術應有之標準。且遠不如文藝復興時代與法國十九世紀初年之美術。惟確信吾美之藝術。在斯世已無其儔。而在當世所產之美術中。比較爲最合於古代偉大之藝術。而其前途最有希望者也。

去夏余遊歐洲。此行所見。愈使余信此語之確。當世之畫。余固未多觀。余專研究古代之美術。而覺吾美、國之作品。殊與之相近。余見文藝復興時代之名作。巨製愈多。亦愈覺本國藝術之健全。而毅然曰。此即吾美畫家之所欲爲者也。今請更舉一例以反證之。去年春。有美國著名畫家某。久留法國。暫歸故土。友人導觀美國十大畫家展覽會。及國家畫院。畫院之陳例。以乏適宜之陳列室。故布置甚不妥。且以地位不足。而作品擁擠。常有極佳之畫。反屏不陳列。故院中所陳列者。要爲當代繪畫之平均程度。而非加意精選者也。而留歐多年歸來之畫家。乃覺其成績之佳。爲巴黎所斷不能有。既而往觀展覽會。復謂如此十人。萬不能求之於巴黎。其友謂曰。吾國中更可得類於此者二十人。誠非過夸也。

此外例證尙多。總之。吾國人未知我國美術究竟若何優美。非至舉世矢口推崇。終未敢確信自下之判斷也。中國人聞此言。亟宜猛省。對於諦聽余言之衆人。余請正告曰。獎勵爾本國之美術。雖云須出以審慎與理解。但必獎勵之。蓋欲求於美術有所補益。惟此一道。卽爲個人計。用錢而不爲枉費。亦莫善於此也。

而於少年之畫士。則所語稍有不同。余將謂之曰。我國之美術。在今日誠鮮其比。然較之往古之美術。與美術所應有之標準。則立見窳陋。故當極力浸潤於古學之精神。庶幾頡頏於古人。而達盡美之域。且當識欲求盡善。舍訓練與克己。莫由勿急於標新。但思其善。勿取易而動人。但求其是。寢饋於往古高妙之美術。且求其所以高妙之故。而盡畢生之力以爭上游。當信感情與人格。本能融入藝術之中。其不任嚴

厲。訓。練。之。個。性。必。甚。靡。弱。無。疑。惟。此。古。學。之。精。神。能。造。偉。大。之。藝。術。與。真。正。畫。派。苟。能。具。此。精。神。則。偉。大。之。畫。學。必。有。出。現。於。此。邦。之。一。日。也。



教 育 小 叢 書

兒 童 論

余家菊譯 一册一角半

譯者認師範生有備具兒童學常識的必要，曾用此爲開封第一師範教本，說理明暢，最適研究。

學 校 與 社 會

劉衡如譯 一册三角

此書論學校生活，與社會應有密切之關係，爲杜威教育學說之基本觀念，與博士講演參看，更覺此書條理細密。

小 學 地 理 教 學 法

薛鍾泰著 一册一角半

書分五章，參攷西洋小學地理教學法多種，其中對於尋常所用注入法，啟發法，範例學習法，理解法等，逐一批評，設例極多，最合實用。

德 育 原 理

元尙仁譯 一册二角

此書暢論學校對德育問題應取之態度，排斥直接的道德訓練，於吾國充滿「修身」「校訓」「訓話」等等的教育界，可資攻錯。

德 育 問 題

邵爽秋譯 一册一角半

此書暢論德育問題，可與杜威博士德育原理參看，譯筆不尙直譯，力求明顯。

再論吾人眼中的新舊文學觀

錄湘君季刊

吳芳吉

按此篇詳明精到。實爲今時文學評論之傑構。其尤長處。在不局局於新舊之派別畛域。而惟着眼於文學之本體與其真理。故能平情衡物。推闡入微。又作者於新舊文派之見解及其心理。實能領悟洞悉。遂得徇彼之意。代爲設想。逐層剖析。因其所疑而解之。凡在正直清明之人。讀之當無不低首下心矣。故亟錄之。至若胡適君之八不主義。新文學家所奉爲圭臬者。本屬似是而非。一偏過當之論。早爲識者所洞見。此篇之功。不在其駁斥八不主義。而在其於文學中。類此之根本問題。均一一爲下。正確精當之解決。足以祛少年人之惑。而使得所依據耳。編者識。

文學惟有是與不是。而無所謂新與不新。此吾人立論之旨也。舊派之不是處。新派之人類能言之。新派之不是處。則羣俗汶汶。無多議其非者。此無他。舉世之人。猶惑於所謂文學革命之幾不主義是也。夫文學固非政治之可比擬。政治爲羣衆之所組織。文學則爲個人之所表現。政治有兵刑以立其威。有律法以嚴其範。文學則述作自由。斷非身外之人得而干預強迫。政治不良。其罪在於執政之人。故當鋤而去之。此其手段。是曰革命。文學之善與不善。其責惟在於己。己所爲文不善。己之罪也。非文學之罪也。革己之命可也。革文學之命不可也。而乃混爲一談。牽強附會。已屬根本不是。再觀其所謂幾不主義者。果足稱爲是耶。亦似是而實非耶。

其一曰須言之有物。以爲物，乃包括思想、情感而言。非古人文以載道之謂也。夫文以載道一語，籠統其詞，誠不能無語病。固非吾人所甚贊成。然卽言之有物，詎非籠統之至者耶？物可解爲情感思想。安見道之不可解爲情感思想也耶？然此猶鄉愿飾詞，求悅於新派者之言耳。夫吾國文學，以受孔孟影響爲最深厚。後世文人之所謂道，固亦孔孟所爲道者。曰忠恕之道，曰仁義之道，曰孝弟之道，曰中庸之道，曰富貴不以其道不處，貧賤不以其道不去之道，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之道，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道，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道，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道。凡此種種，皆文以載道之所爲道也。概括言之，生人共由之路，皆謂之道。文以載道者，謂爲文者必由此生人之路以行之也。以言情感，情感之能達乎是者，孰有更篤於此？以言思想，思想之能辨乎是者，孰有更加於此？謂文以載道則失情感乎？胡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不少會心人耶？謂文以載道則累思想乎？何以信道篤，自知明，舉世非之，力行不惑者，乃有豪傑之士也？若謂莊周、陶潛、杜甫、辛棄疾、施耐菴之文，非以載道，乃以言情感思想者，所以爲美，而唐宋八家以下，錮於載道之謬見，其文無情感思想，所以不美。然彼解識物論之大齊，黃唐之寄慨，君國一飯之思，朋友平生之誼，與夫朝野孤憤之感，以成其爲莊周、爲陶潛、爲杜甫、爲辛棄疾、爲施耐菴者，非以其能了悟生人之道，而又載諸文耶？道之廣大，無所不包。又豈沾沾於情感思想者所可望耶？而或者以文以載道之道，爲道德之簡稱，文學自

有獨立之價值。不必以道德爲本。此亦似是而非之言也。文以載道之意。原不限於道德。然卽道德言之。又何可少。情感思想。並非神聖不易之物。不以道德維繫其間。則其所表現於文學中者。皆無意識。年來文學與道德之爭論甚烈。其實至爲易解。文學作品。譬如園中之花。道德譬如花下之土。彼游園者。固意在賞花。而非以賞土。然使無膏土。則不足以滋養名花。土雖不足供賞。而花所託根。在於土也。道德雖於文學不必昭示於外。而作品所寄。仍道德也。故自此狹義言之。文以載道之說。仍較言之。有物爲甚圓滿。有理。惟吾人之意。又與新舊派異者。則以文學所包至廣。其義又至精微。何必爲下定義。以自拘束。中外文家所下定義。佳者何可勝數。然所言不過爾爾。其實均無一當。其出自名家手者。尤往往偏執可笑。着眼一隅。漏其百體。以云彼善於此。則有之耳。若求確切無漏。亘古今而不易者。則未之敢信。而吾人尤不必爲所顛倒。知其不過如此。還他如此可耳。然則文以載道之言。何足爲病。而情感思想之說。又何足爲多。苟於此斤斤較焉。非至癡愚。亦將百世不解。試以言之。有物與文以載道之爲語較之一。爲實體之形容。一爲抽象之比喻。不言道而言物。不言物而言情感思想。不過字面新鮮。易於動聽之意。有如不曰勤而曰勞動。不曰儉而曰節制。不曰仁而曰良心。不曰義而曰服務。甚至不曰感興而曰烟士披里純。不曰遊宴而曰辟克匿克。不曰科學而曰賽因斯。不曰民本而曰德謨克拉西。以爲新鮮動人者。同一心理。故與其謂言之有物。爲新派之創見。不如謂言之有物。實文以載道之註解。文以載道失之籠統。容易滋生。

誤會。固爲不是。言之有物。其範圍狹小。意思板滯。其易滋流弊益甚。豈非似是而實非者耶。

其二曰不摹倣古人。以爲摹倣乃奴性之事也。夫人生至不齊也。學問各有高低。境遇各有豐絀。志氣各有大小。嗜好各有偏僻。彼從事文學者。不必人人於文壇皆能樹立。亦不必人人文章皆欲傳後也。有以六經皆我註脚。而不事著述者也。有著述已成。而乃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也。只求千百世後一人二人曉得。不必當代人人曉得者也。有以古破錦囊。隨所遇而著之。隨所往而捨之者也。有以專意悅人。等於俳優。斥爲玩物喪志者也。有甘墮輕俗。必老嫗能解而後存之者也。有以遺詞用字。必求其有來歷。五經無之。則不敢題者也。有務去陳言。雖艱澀至不可讀。而自謂戛戛獨造者也。同一文學。而爲之者不同。如此。然則創造與否。摹倣與否。亦各視其力所至。各從其性所好而已。能創造者。自創造之。不能創造。摹倣何傷。摹倣雖不可不摹倣。更不可也。故謂從事文學之人。勉爲創造。則是謂一經摹倣。便爲奴性。則非今人於創造初無能力。於摹倣又不屑爲。乃不得不出於破壞。而號其言曰新文學。然新文學之言。大倡舉國風。從之者。仍無不以摹倣爲事。試瀏覽數年新派之文。其爲吾人所視爲工拙者。且不計。卽自新派本身言之。要其較爲特出之士。冠冕於一黨者。不過二二三。而受愚受累者。不止千萬。此千萬人者。於其二三首領之作。自抒情立意。口吻章法。以至聲調語氣。無不摹倣逼肖。而所謂二二三首領者。雖於本國文學不屑摹倣。於外國文學依然摹倣甚肖。且美其名曰歐化。倘自新派慣於罵人之惡意言之。是亦一種變相。

奴性。舊奴性倒。新奴性生。奈何奴性之不絕於天地間也。然吾人絕不以此而藐視古今之爲摹倣者。吾人尤不當以奴性二字抹殺摹倣之人。吾人蓋以後人之得力於前人者。或師承其意。或引用其言。或同化其文筆。或變易其結構。或追隨其習俗。或揣摩其風尚。以爲文者。無論其形跡之顯晦。皆摹倣也。使惟舊派摹倣。而新派絕不摹倣。則舊派猶可稱爲奴性。以有新派之自性與之較也。使舊派亦摹倣。新派亦復摹倣。是摹倣固爲新舊派之不可免。既不可免。自無復奴性之足云也。夫由摹倣而創造。由創造而樹立其致力也。固未可以躡等。人生既至不齊。故有僅至第一步之摹倣而止焉者。亦有進至第二步之創造而止焉者。亦有初能摹倣。繼能創造。卒能樹立爲一家者。卽以古今號爲能創造者之文豪言之。其終生所作。亦不必每篇每首皆爲創造。小說家於此似爲例外。其實亦不盡然。蓋長篇小說之作者。每竭十數年之力。而僅爲一書。其所示於人者。皆爲第二步創造之品。其第一步摹倣諸事。則已隱而不見。故小說家之受人攻擊者少。得人贊譽者多。若詩歌散文作者。乃隨時著作。不必積之多年。而後下筆。惟然。感興以時。而有深淺。工力以時。而有巧拙。格調以時。而有因變。故價值以時。而有高低。其狀正如波浪起伏。無有定形。既隨時可進爲第二步之創造。復隨時可退爲第一步之摹倣。人以其或進或退。於是毀譽交起。而毀多於譽。蓋詩文作者。固以其一二步事悉舉示人。小說家言。特見其第二步耳。大凡摹倣之範圍愈狹。則其成器愈小。而流弊愈大。反之。摹倣之範圍愈廣。則其成器愈大。而流弊愈小。故從事文學。原不

可以一家一書自足其必取法百家包羅萬卷則積之也多出之也厚雖處處爲摹倣而人終不自覺古今鴻篇鉅製號爲創造之文者誰非摹倣最廣者得來耶然吾人之意尙不止此吾人以爲摹倣不可不有又不可不去不摹倣則無以資練習不去摹倣則無以自表現此二者皆不可以爲教致使人固執而易失其真彼舊派已誤於前新派再誤於後不亦似是而實非者耶

其三曰須講求文法也自此論倡於是趨時之輩著爲文法語法之書頗衆文法語法之論愈多文學亦愈機械而無生氣既言夫法法必有所根據然一時代一區域一黨一派皆各有其文亦各有其法文既無定法亦無從所謂文法也者將以孰爲根據或者以爲文生於語倘能釐定語法則文法可自出不知語之多變尤其於文語義有隨時之殊語音有各地之異將益令人茫無所適苟依附官府之力以制定頒行如教育部之通令採用新式標點者又安能強迫人人而聽從之聽從之矣而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一依其所制定者曰孰當用乃敢用之孰不當用則不敢用世安有專橫如此之事乃欲令人作傀儡就縲紲以箝盡天下之口耶或者又爲解曰新派之所謂法非普通文法語法之謂乃修辭學之謂也然修辭非空言所能就必取法古人而後有所則式新派既謂不當摹倣古人彼修辭之法寧非古人之所遺歟不遵古人之法則有辭而不能修遵古人之法則爲自相矛盾然則修辭之意何所指也或者又爲解曰修辭之義與摹古不相干也新派所謂修辭蓋求字句之順適耳應之曰新派所假口以攻駢文律

詩者莫過於杜甫「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句。以爲修辭不通。果杜甫之不通耶。夫詩中之字異於文中之字者。文中之字。字之有最佳之安排者也。詩中之字。則以最佳之字。又有最佳之安排者也。今按此二句之字。無不安排妥善。倘譯作文句。則爲「香稻啄殘。無非鸚鵡之粒。碧梧棲老。皆是鳳凰之枝。」鸚鵡鳳凰。形容詞也。非名詞也。鸚鵡之粒。喻長安之富庶也。鳳凰之枝。喻四海之昇平也。殘。言其餘也。老。言其安也。啄殘。謂食之無盡也。棲老。謂居之不危也。食之無盡。如通鑑所載東都西京米斛值錢不滿二百是也。居之不危。如行萬里者不持寸兵是也。何以不置鸚鵡於句之前。曰。此形容詞。所重不在此也。何以不置香稻碧梧於句之後。曰。此乃名詞主詞。所重惟在此也。何以所重在此。曰。借香稻碧梧之感。喻國家盛衰之感。一也。本題原爲秋興。香稻碧梧。又秋之景物。與題一致。不相支離。二也。香稻碧梧。句之主詞。啄殘棲老。則句之謂語也。鸚鵡粒。鳳凰枝。卽句之賓詞也。何以能用名詞以爲形容。曰。杜詩慣見之也。「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黃梅。玉井。以名詞而狀名詞者也。「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風前草木兵。」關山月。雖成語。草木兵。則以名詞而狀名詞者也。「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陶潛。袁紹。又爲固有名詞而狀名詞者也。此皆文從字順。何獨於彼意思稍曲折者。而竟詆爲不通。倘依新派之說。改爲「鸚鵡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平鋪直敘。固無意思。且以一二字之轉移。乃與原意大相違戾。詞句淺薄。更如天壤相隔。是豈杜甫之未通耶。抑笑罵杜甫者之未通也。且新派

之所謂文法。吾人亦飽聞之矣。總其大要。不外「歐化」二字。卽直用西洋文法以爲詩文是也。果爾。幾年來文學出版界中可謂使用西洋文法之極盛時矣。言其結果。亦可以二語括之曰「雕刻意思。堆砌字句」而已。何謂雕刻意思。曰文章無論抒情寫景說理紀事。固不可含渾。其詞亦不可形容。失當。今之使用西洋文法以爲詩文者。大都犯此弊病。其故由於西洋文法最擅分析之事。分析愈細密。則形容愈深刻。形容過於深刻。其於文章乃大傷纖巧。既傷纖巧。轉於文法不能合矣。何謂堆砌字句。曰堆砌字句。乃雕刻意思必然之結果。未有雕刻意思而不堆砌字句者也。平常語意可以三五言達出無餘蘊者。今往往不惜以十倍二十倍之冗字加之。其故亦由西洋文法之於字句種類較爲煩瑣。今既不憚煩瑣而必欲效之。自然堆砌愈多。堆砌過多。則於文章爲大傷蕪穢。既傷蕪穢。轉於文法又不合矣。由前者言。爲錯亂本來的。而曰由後者言。爲錯亂本來的。數量欲面目數量之不錯亂。其必如宋玉登徒子賦所謂「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乃可。然今之使用西洋文法之下焉者。並雕刻而不像。堆砌而不穩。僅藉西洋文法之標點符號。縱之則爲文。橫之則爲詩。支離破碎之則爲節。爲句。爲歎。爲疑。如是號曰歐化。亦太苦矣。或爲解之者曰。歐化文法固提倡不久。安可以暫時嘗試之。未妥當而藐之。且提倡歐化文法者。不曰十年以後。定有歐化的國語文學耶。今距十年猶遠。何可論定。對曰。吾人固非以成敗論事者。吾人且樂觀歐化的文法之有成功。然望新派諸人所當知者。法本死物。賴

人。活。用。苟。不。知。所。用。之。雖。至。善。之。法。仍。可。生。出。惡。果。況。西。洋。文。法。與。中。文。之。構。造。習。慣。各。不。同。耶。故。歐。化。亞。化。概。屬。皮。毛。之。談。如。其。不。當。雖。嘗。試。千。年。萬。年。仍。無。是。處。吾。人。之。意。則。不。在。拘。拘。於。法。而。在。明。白。於。理。所。謂。理。者。即。凡。爲。文。者。能。順。其。文。之。構。造。與。習。慣。而。活。用。之。在。因。文。生。法。而。不。在。因。法。限。文。是。也。嘗。歎。自。義。法。之。言。興。而。古。文。之。精。義。失。然。古。之。義。法。猶。勝。今。之。文。法。義。法。之。所。言。者。尙。着。眼。於。文。章。之。大。體。今。文。法。之。所。言。者。乃。區。區。之。形。跡。與。其。論。新。派。之。能。講。求。文。法。莫。若。謂。新。派。之。作。法。以。自。斃。故。曰。講。求。文。法。亦。似。是。而。非。之。言。也。

其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也。此中包括二義。一以爲無病而呻則陷入悲觀。一以爲無病而呻則陷於虛幻。其實皆非矣。新派之所謂悲觀者。非望落日而思暮年。對秋風而思零落。春來則惟恐其速去。花發又懼其早凋者乎。然此非悲觀也。乃藝術之未佳也。何言乎藝術之未佳耶。蓋此類之意。古人已多言之。今不能自出新意。自鑄新詞。而惟古人之餘唾是拾。此藝術高明者所不屑爲也。何言乎非悲觀耶。則以夕陽無限好。古今有同慨。而因秋爲辯。因秋起興之作。尤千古不絕於書者。若舞雩風詠。淵明抱殊世之思。種花事業。稼軒有天知之感。此皆出乎人情之自然。倘非木石。焉能無動於中。大抵天倫之情。山川之勝。家國之思。弔古之意。聖賢豪傑之崇拜。時節景物之推移。最足引人高尚之念。吾人當之。往往以至情之流露。悽然動容。以至淚下。其習見之例。如馬遷觀乎仲尼廟堂。則低回留之不去。王羲之蘭亭修禊。乃臨

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韓愈過田橫墓而歎歎難禁。李翱幽居而中夜潛歎。孟浩然登峴山而淚潛。杜甫聞子規而欲下拜。歐陽修以秋聲如助其歎息。蘇軾遊赤壁之下。當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乃悄然而悲。肅然而恐。歸有光聞老嫗話南閣子事。則泣。蔣士銓侍母。輒相視無言而悲。凡此初非有如何消極之意。存乎其間。蓋真情自然之流露。有似乎悲觀者耳。其實非悲觀也。且悲觀樂觀本無分別。真能悲觀之人。乃可以有樂觀。古今最悲觀者莫如孔子。歎道之不行。至欲浮海去之。然曲肱飲水。樂在其中。善哉曾文正公之言曰。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自文王周孔以下。無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元遺山所謂嚮也。憂不足。今乃樂有餘是也。今從事文學之人。固不患其悲。而惟患其不悲。因其不悲。是以亡國亡天下之禍在於目前。竟無一人以詠歎之。新派文章之號為不悲觀者。而開口輒自殺。下筆則出世。否則為戀愛之狂呼。努力之虛叫。死之讚美。淚之禱告。其流弊所至。恰如新派罵舊派者。但知發牢騷之音。以促壽年。短志氣也。然則悲觀何足為害。悲觀而失其宜。斯為害耳。新派又以無病而呻。直同虛幻。是亦不當。夫性情冷淡。血氣涼薄之人。殊不宜於文學。而凡有血氣。有性情者。要必較他人為多感。事變之未來也。他人之所易忽。而文人所覺察也。則必有以隱示之者。事變之既去也。他人之所易忘。而文人所記憶也。則必有以追念之者。隱示追念之未足。則又假借比興以曲道之。所謂溫柔敦厚之旨是也。他人不察。乃以無病而呻加之。實則無病。安用乎呻。呻者必屬有病。病有輕重疾。緩之異。故所呻之言。有明暗剛柔之差。

也。且所謂幻者。非真已耳。文學境界。固不必真。屈子莊生之爲幻。固矣。水滸紅樓。何莫非幻。然終不嫌其爲幻者。以世事本屬至幻。惟有識者能見幻中之真。何以辨真。曰天理人情。合於天理人情者。雖幻不害其真。不合於天理人情者。雖真而實爲幻。然則文約辭微。類近義遠。或敷張揚厲。變本加奇者。何足爲文學之累也。袒新派者。或又爲之辯曰。新派論旨。並不在是。乃在希望今之文學家之作費舒特。瑪志尼也。然使空言愛國。空言統一。空言脫人宰制。雖有其言而無其心。雖有其心而無其行。其於國家。何益復與。痛哭流涕者。何異居今而欲國家人才之輩出。其必設法以擴大吾民之氣度。其爲要有二。曰獨立自重。曰博大無方。前者以守己。後者以容人。必人已俱存。而後可以言乎救國之事。而設法之便者。莫過文學。乃觀新派之言。不曰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卽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苟有骨鯁之人。猶持異議。則必羣起嘲笑。甚至辱罵其父母妻子。夫以如是狹隘之道。示國人。是直武斷之行。愚民之計。吾未聞費舒特之學說。瑪志尼之文章。而墮落如此者。也。至若吾人主張。則以文學性質。有屬於激刺者。有屬於安靜者。以今日人心。揆之不患人心之激刺。不動。惟患人心之安靜。無期。激刺之甚者。莫過於令人自殺。或令人殺人。苟欲爲此。實甚易易。但肯不顧良心。任爲通俗而激烈之詩文小說刊之。必有人受其害者。惟欲以文學之力。而使人。心歸於安靜。則難於激刺人者。百倍。激刺之言動聽。安靜之言無奇故也。激刺之文學。在前清末葉。固已有人行之。其成效。爲滿清一姓之推翻。而其罪惡。則在全國人心之

迷亂。殷鑒不遠。今安忍再蹈覆轍。以助長人心迷亂之無已。故今日爲文比較。以安靜者最上。使舉國之人。因文學之調劑。而能生活恬淡。性情雍容。宅心渾厚。行道正中。見事明白。處己謙恭。固是萬幸。卽不然。必爲激刺之作。亦當本於理性。不可徒肆感情。故吾人之言愛國。非以報仇也。正爲植大同之基也。吾人之言合羣。非以樹黨也。欲人我之各得其所也。吾人之言自強。非以凌人也。見賢則思齊也。吾人之言敢死。非以自殺也。仁者固無憂也。吾人之言熱情。非如今之戀愛。惟男女之交際也。親親長長。民胞而物與也。吾人之言尙俠。非如今之革命。惟吏民之報復也。緩急相助。有無相通。疾病相扶持也。故吾人以爲無論文之屬於激刺。屬於安靜。要不可不本於感情。復不可不納於理性。如是雖屬激刺。而無煩燥虛矯之思。雖屬安靜。而無淫靡畏縮之習。當樂便樂。而樂得其宜。當哀便哀。而哀得其正。無所謂病。無所謂呻。豈徒不作無病而呻之片。而道理爲歟。故曰不作無病而呻之言。又似是而實非也。

其五曰務去爛調套語也。夫所謂爛者。非用之甚廣者耶。所謂套者。非傳之彌久者耶。一辭一語而能用之甚廣。傳之彌久者。必有其可取之處在也。有可取之處在。必爲人人所欣賞者也。欣賞無已。則必用之用之既廣。於是詆其曰爛套也。由是說往。是以辭語之美惡。定於用之者之多寡。多則爲爛套。寡則非爛套也。然則吾專爲聱牙刺眼之辭語。使天下之人皆不能用。而吾獨標其異。其亦可爲美與否也。新派必曰不然。以爲非平民化也。然所謂平民化者。必千萬人之所用也。千萬人之所用。非仍舊爲爛爲套。而爲

何也。新派必又曰否否。以爲務去爛套之意。乃教人以耳目所親歷者一一鑄詞以形容描寫之耳。不知人事之變雖多。而天下之物有限。斜陽芳草。此爛套也。然使不曰斜陽。而曰夕陽。而曰夕照。而曰落日。而曰夕日。而曰淡淡的日。昏昏的日。倦了的太陽。異名雖衆。其所指一也。其爲意一也。也不曰芳草。而曰香草。曰春草。曰青草。曰美草。曰茂草。曰好看的草。纖纖的草。碧油油的草。異名雖衆。其所指一也。其爲意一也。然則新派之所謂自鑄新詞。無非改頭換面。以五十步笑百步耳。其爲爛套一也。且所謂新詞者。吾人固於今之詩集文存中習見不少。今試舉其例。如心絃。心幕。腦海。神經。眼簾。耳鼓。淚泉。血管。色素。音波。靈魂。生命之類。所在皆是也。如接吻。抱腰。憑肩。握手。微笑。含羞。肉顫。電流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平民。貴族。階級。羣衆。親愛。仇敵。權威。奴隸。產業。人們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印象。觀念。代價。使命。潛熱。對流。新文化。新紀元。振動數。立方尺。宇宙觀。自然界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上帝。救主。愛神。天使。孩子。慈母。死屍。幻象。秋姊。風姨。安琪兒。先驅者。快樂之島。藝術之宮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密司。密司脫。約翰。瑪麗。沙發。雪茄。白蘭地。瓊瓊玲。摩托卡。烏託邦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工場。農村。禮拜堂。試驗室。大餐間。跳舞會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蝶兒。蜂兒。花兒。鳥兒。月兒。雪兒。哥兒。妹兒。車兒。馬兒。船兒。橋兒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戀愛。犧牲。奮鬥。安慰。咀咒。讚美。掠奪。掙扎。批評。抵抗。失戀。落伍。宣傳。打破。努力。原諒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沉默。恐懼。煩悶。悲慘。黑暗。光明。標緻。熱烈。淫囂。漂亮。澈底。絕對之類。又所在皆是也。

如金的、玉的、紅的、綠的、黃的、白的、血般的、火般的、弓兒般的、傘兒般的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怯怯的、軟軟的、輕輕的、緩緩的、匆匆的、微微的、黑越越的、活潑潑的、懶洋洋的、悶沉沉的、羞答答的、赤條條的、顛顛巍巍的、遮遮掩掩的、呢呢喃喃的、顛顛倒倒的、清清冷冷的、斷斷續續的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如啊啊、哈哈、哼哩、哎喲、那末、什麼、但是、並且、可惜我、只有你、更添上、何消說、到不如、還有那、偷回首、最傷心、我待要、你不該、忽地裏、到而今、對不住、只落得之類。又所在皆是也。凡此諸詞皆新文學家之所慣用。欲爲新文學家尤在熟記乎此。執此而與舊文學家相較。舊文學家但記得幾個文學套語。如蹉跎、身世、寥落、飄零之類。便號爲詩人文人。最可憎厭。今新文學家亦無非記得若干新式套語。而亦稱爲詩人文人。不亦更可憎厭乎哉。舊式爛套之流弊所至。遂令國中生出許多貌似而非之詩文。新式爛套之流弊所至。不亦生出許多貌似而非之詩文乎哉。悲哉。新派徒知責人之用爛套。而不知自己之躬用爛套也。惟其躬用爛套而不知也。乃無處不顯其爲爛套。標榜以進身。謾罵以沽名。迎合社會以張勢。附會異說以欺心。一人倡之。萬人和之。一日行之。十年效之。又無非爛套之作而已。爲新派解者。必又曰。凡爛套皆當去。固無分乎新舊。此乃務去爛套之真意也。應之曰。不然。今人生古人數千載後。今日之文字辭語。莫非古人數千載所遺傳。吾人苟不欲用文字辭語。則已。苟欲用之。其幾何能脫彼爛套。故吾人之意。以爲文字辭語。之爲物。既屬天下。公有。卽無所謂爛套。其運用之爲朽腐。爲神奇。全視運用者手段之高下。不必務求剗。

除但養成吾高明之手段。不必務求取用。但視察其自然之時機。是以吾人之對於所有文字辭語。當任我選擇。任我組織。亦可獨造。亦可因依。雖因依而必有其特徵。雖獨造而必合乎習慣。猶之繪事。雖同屬丹青水墨。有善繪者爲之。則筆筆生動。色色呈露。不嫌丹青之與人同也。故曰。務去爛調套語。又似是而實非也。

其六曰不用典。以爲一受其毒。便不可救也。文學乃緣歷史以發生。人不習知歷史。則必不能從事文學。夫典事也。所謂典故。古之事也。亦卽歷史之事也。是以典之定義。凡引證歷史中事實。及前人言語入於文者。皆曰典故。苟不能禁人斷絕歷史知識。則不能禁人不引用古事。卽不能禁人不引用典故。吾人學習歷史。固非尋求典故。然人情之常見。今之事有合於古之事者。或欲援以諷喻。或以增益美趣。或使人興乎此而悟乎彼。執其端而知其類。往往引用歷史事實。或前人語言以印證之。此典故所爲用也。故此問題。非典之該不該用。乃在典之如何去用。蓋言該用。則必有以堆砌割裂爲事。而埋沒其他者。倘言不該用乎。則必有不知典故爲修辭之一端者。故吾人於此。但曰何以用典。而不顧及該與不該。使用而至當且美。固該之至也。用典之要有五。一曰適當。不可移動而之也。於文如李陵答蘇武書。「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於詩如李白上留田行。「桓山之禽別難苦。欲去回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

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讓之木本同形。東枝顛賴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此二段者。各有典故八起。而皆確切不可移易者也。二曰顯豁不晦。澀破碎也。於文。如魏文帝與吳質書。「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於詩。如陸游徒行短歌。「芒鞋有賣百無憂。過盡青山到渡頭。更求款段真多事。堪笑當年馬少游。」此二段者。前有典故二起。後有典故一起。皆自引而自說明。上下之意。聯貫爲一。令人可以互知者也。三曰自然不着痕跡也。用典之難。以此爲最。蓋既引之而又化之。毫無做作故也。於文。如漢光武帝與嚴子陵書。「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痍。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於詩。如黃庭堅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塊。菊制短世之頽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此二段者。各有典故四起。然讀去渾然一片。若不知有典故者也。四曰普遍不背僻也。於文。如陶潛教子。「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於詩。如梁元帝蕩婦秋思。「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回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此二段者。前有典故三起。後有二起。然皆平易通行。稍讀書者。亦無不能解。

之也。五曰寄託。不徒逞才也。於文如嵇康與山濤絕交。「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於詩如庾信哀江南賦。「日暮途窮。人問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此二段者。前有典故四起。後有典故八起。皆非泛泛引用以爲淵博。正以藉此而可見其人品抱負者也。以上言用典之五要。於每種舉一二例者。不過以其於該種性質較爲顯見。非謂僅有其一。可遺其四。苟欲用典。必皆兼之。故觀察人之用典者。惟問其適當與否。顯豁與否。自然與否。普遍與否。寄託與否。倘合乎是。則無論爲成語之典。史事之典。引古人作比之典。引古人之語之典。無不可用。倘不合乎是。則又無論爲成語。爲史事。爲引古人作比。爲引古人之語。皆不可用。皆不可名之曰典。是以典無廣義狹義之稱。只有合法與不合法之用。彼僻典之使人不解。刻削古典成語之爲不是。用典之失原意。及亂用古之事實者。其不當用。非以其爲狹義。正以用之不合法也。茲再舉一例。用典之多而且合法者。

丘倉海古別離行。送謝頌臣回臺灣。一八九六年春廣州

乍願君如天上之月。出海復京來。不願君如東流之水。到海不復回。有情之月無情

水。踏然魂消別而已。況復一家判胡越。百年去鄉里。關門斷雁河絕鯉。萬金不得書一紙。噫嘻乎。嗟哉遠遊子。春風三月戒行李。

留不住。簫上聲。拭不滅。玉上名。千塵萬劫磨不得。屋梁落日之相思。河梁落日之離情。山中水出山不復。海中月出海還復。明。不惜君遠別。惜君長決絕。知君來不來。看取重圓月。

此詩僅十三行。凡用典八起。而無不適當。無不顯豁。無不自然。無不普遍。無不深有寄託。倘知丘公之身世者。讀之。則其滋味。以用典而益濃厚。是以典。非。不。可以。用。只。看。各。人。能。不。能。用。文章修辭之法。固不止白描一端。白描。特較合乎初學之便而已。然如白描美善。正如用典之不易。近自白話文學之言。大倡。舉國風從之者。咸秉其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要怎樣說。就怎樣說之旨。以爲凡有口舌能說話者。皆文學家矣。於是書足以記姓名之輩。皆從事於作品之發表。其不解修辭。反對用典。自屬情理。舊派文人。比較知修辭矣。而或沉溺於典。專惟典之是用。瑣碎支離。忘文章結構之要。其結果。辭。或。不。能。達。意。或。能。達。意。而意多歧。其爲人所詬病。亦屬應得。故吾人之意。不以新派。不知用典。而竟效之。不以舊派之亂用典。而竟棄之。吾人以用典爲修辭中之一法。但欲學習典之善。用以益拓大修辭之功能。不必強用。亦不必拒用也。舊派受用典之毒者也。新派受不用典之毒者也。典毒人乎。人毒典乎。故曰。不用典之說。又似是而非者也。

其七曰。不講對仗。以爲微細纖巧。真小道耳。嗟乎。微細纖巧。特對仗之末流耳。非對仗之本也。對仗之極。極於駢文律詩。今自駢文律詩盛行之世。上溯對仗初起之時。其間至少有三千年。以一種文體能傳之。

三千年而無流弊者。世固無有其流於微細纖巧不足怪也。然不得以是而抹殺之。中國文字本屬孤立。惟其孤立。故長短取舍。至能整齊。言乎對仗之用。可謂與文字而俱來者也。民謠文學之始也。堯時擊壤之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對仗也。舜南風之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此亦對仗也。宋康王舍人之妻何氏烏鵲歌。「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此對仗也。楚人所修飾優孟忼慷歌。「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此又對仗也。五經後世之文所出。猶耶教聖經。稱爲書中之書者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對仗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又對仗也。如此之類。不勝其數也。書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對仗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此又對仗也。如此之類。不勝其數也。禮曰。「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此對仗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又對仗也。如此之類。不

勝其數也。春秋傳曰：「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蕪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此對仗也。「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此亦對仗也。如此類者。不勝其數也。詩經爲文學正宗。其對仗之多。尤不可數。大約有以一句對者。「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是也。有以兩句對者。「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是也。有在一行以內之意皆對仗者。「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也。有在兩行以內之意皆對仗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也。楚詞亦文學正宗也。離騷二千四百八十七字中。而對仗之字凡六百餘。佔全篇四分之一。其以兩句對者。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等是也。其以兩行對者。如「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窮步」與「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等是也。若九歌中之對仗。其數尤衆。湘君一首。凡三十八句。對仗佔二十六句。自「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以下。至「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爲止。幾於句句皆對仗也。至若莊子十三篇。史記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爲後世文人最欣賞者。其中對仗之富。又何可數。八代對仗極盛。自不

待言。然卽律詩之前。如蘇李贈答中。「昔爲鴛與鴛。今爲參與辰。」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等句。無非對仗也。古詩十九首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亦無非對仗也。駢文以後。多用散行。然卽韓柳古文中。「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此古文之對仗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又古文之對仗者也。「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此古文之對仗也。「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此又古文中之對仗也。若以下各家。迄桐城湘鄉爲止。其文中之對仗。亦至不可以數。然此皆文人之文。詩人之詩。或猶不免於微細纖巧之行。項羽斷非微細纖巧之人也。其言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才嘗敗北。遂霸有天下。」非對仗乎。然此或由史公所修飾也。垓下之歌。固非史公所能修飾。漢軍圍之數重。尤非從事細微纖巧之時。而「力拔山。氣蓋世。時不利。雖不逝」之語。何其對仗之工。

且穩也。東方朔非細微纖巧之人也。人主見問。非細微纖巧之時也。「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罷之。」固應聲而成之對仗也。「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阜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宋萬爲式道侯。」每句上用人名。下用官職。亦對仗也。他如曹操「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秋風蕭瑟。洪波湧起。「鎧甲生蟣。蠹萬姓以死亡。」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之詩。諸葛亮「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皆非細微纖巧之人。亦非細微纖巧之事。而亦對仗不休者何也。其與文學無甚關係者。如語錄。新派所引爲同調者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自有此宇宙。卽有此江山。而無此佳客。「語默猶晝夜。晝夜猶古今。」道一而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釋氏所以爲釋。老氏所以爲

老。百姓之所以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無處不利用對仗者也。佛書亦新派所號爲白話者也。「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愛喜生憂。愛喜生畏。無所愛喜。何憂何畏。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貪欲生憂。貪欲生畏。無所貪欲。何憂何畏。鹿歸於野。鳥歸虛空。義歸分別。真人歸涅槃。」又無處不利用對仗者也。新派又謂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先立乎其大者。所謂大者。水滸紅樓是也。不知水滸紅樓之能爲大。正由利用對仗。自二書之宗旨言之。水滸一治一亂之對仗也。紅樓一真一假之對仗也。自人物言之。譬如有高俅之濫職。卽有王進之去位。有宋江之陰柔。卽有李逵之真率。此對仗也。有寶釵之徇情。卽有黛玉之任性。有襲人之藏奸。卽有晴雯之吃苦。此亦對仗也。自謀篇言之。水滸自二十一回以前。寫生民本不好亂。而在上者實逼使之。三十五回以後。寫生民之已動亂。而在上者又促成之。此對仗也。紅樓二十四回以前。極盛而似真矣。實則衰兆已伏。無非作假。五十六回之際。又盛而似真矣。從此形勢益衰。而益多假。此又對仗也。自造句言之。水滸中人。多屬鹵莽。其文固不似紅樓之香艷。其駢儷之句。自不如紅樓之富。然如「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一百八人人無同面。面面崢嶸。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必同生。死必同死。」其類仍不勝數。紅樓對仗之句。吾所深愛者。如「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

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運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貴族女子。都是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亦無非利用對仗。以宣其言也。新派倘欲奉水滸紅樓爲聖經。而學其藝術。必用心探討其宗旨。人物謀篇造句之皆爲對仗。而亦效爲對仗。乃有得也。然此皆古人所作。古人固不知今日之有新文學也。試又一覽新派之作品中。果無對仗也耶。果能立乎其大者也耶。新詩最早之某集者。如「作客情懷別離滋味。」非猶對仗者乎。「頭也不回。汗也不揩。」非猶對仗者乎。「頭髮偶有一莖白。年紀反覺十歲輕。」非猶對仗者乎。「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唱歌。」樹樁扯破了我的衫袖。荆棘刺傷了我的雙手。」諸如此類。非猶對仗者乎。嗟乎。反對對仗之用者。前有古文。後有白話。反對愈多。而對仗之用愈廣。苟無對仗。不但文之不美。亦且意之不達。故自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下逮小說白話。旁及語錄佛書。無英雄兒女。君子庸人。但欲爲文。但欲達意。必求利用對仗。彼駢文律詩。不過對仗中之一體。何可以是區區而抹之也。故曰。不講對仗。又似是而實非也。

其八曰。不避俗語俗字也。夫文字表現之道有二。曰視其人。而爲用。曰視其事。而爲體。由前之說。則不避

俗語俗字之意。殊爲模稜不定。夫所謂俗者。通俗之俗耶。鄙俗之俗耶。若爲通俗之俗。則社會上日用之文字。固亦文學中所用之文字。吾國現有之字。不下五萬。社會上日用之字。如新聞雜誌所載者。不及五分之一。而文學中所常用者。亦不過一萬。是文學用字。已甚通俗也。若謂爲鄙俗之俗。除小說戲曲中極少之例外。不但一般文學中不當用鄙俗之字。卽吾人言語。何嘗肯有鄙俗之話。然則所謂俗者。何所指也。由後之說。則在官言官。在市言市。各有章法。各有口吻。推其言之得體。又無所謂避。不避俗。譬如李商隱詩「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與紅樓夢「女兒悲。嫁個男人是烏龜。」較之前二句。固甚美。後二句亦不惡。各能得體。而肖其人之口吻。故也。意者。新派之所謂不避俗語俗字。卽當採用白話之意。不知白話之字。亦文言之字。「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趙錢孫李。周吳鄭王。」亦白話也。亦文言也。可知無論何字。何語。皆有兩用。善白話者。用之便爲白話。善文言者。用之便爲文言。夫文字本身。且無白話。文言之分別。更安有俗語俗字之避。不避也。俗語俗字。猶且不避。文言文句。乃可避乎。然窺新派真意所辨。似不在此。新派固常謂口裏能說出。筆下能寫出者。便爲文章。其不避俗語俗字之真意。殆可糊亂寫去。不必顧忌者耳。不知文章根本條件。在能達意。不避俗語俗字。無非以助其能盡量達意而已。然卽求達意。豈爲易事。中小學生。人人說話皆能達意。不能人人爲文皆能通暢者。何故。思想無條理也。思想無條理。故爲文無條理。以致不通暢也。然其說話而能達意者。何故。則以說話雖雜亂拖沓。儘可重複顛倒以

補足其意也。文章與言語雖爲一道而實異體。以思想傳達於筆端。究比傳達於口頭者爲難。言不必有秩序。文必有秩序也。言不必要選擇。文必要選擇也。言不必尙經濟。文必要經濟也。言不必用腔調。文必要腔調也。今若雜亂拖沓其詞。重複顛倒其意。則其文之不達必矣。是又可知爲文而欲通暢。必先訓練思想。思想既有條理。而後達意可望。然則爲文根本之圖。在思想之訓練。又不在乎俗語俗字之避不避。使思想而無條理。雖專用俗語俗字。仍無當也。再則能達意矣。而平鋪直敘。猶未足以爲文。文有以不達爲達。而更佳於達者也。「萬惡淫爲首。」達意矣。而凱風之詩「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不以明達而以暗達爲善者也。「女以男爲家。」達意矣。而虬髯客傳「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是又不以直達而以曲達見長者也。如是者。則賴修辭。既言修辭。則文中一語一字之取舍。必以修辭之理衡之。又非可強定條例。謂俗語俗字之避不避也。新派乃附會其詞。以文言比作歐洲古代之拉丁文。以白話比於各邦現代之文字。不知自歐洲各邦。以視拉丁本屬外國文字。各邦之人。各自用其文字。著書實爲義之至當。若吾國之文字。則吾先民之所創造。非自他邦侵入者。也有四千餘年之生命。將自今而益發展。非所語於陳死者也。漢代以前之爲文者。五百九十餘家。一萬三千餘卷。唐代以內之爲詩者。二千二百餘人。四萬八千餘首。未聞有不能表現意思。束縛感情之處。更非所謂不能通行者也。此自滿蒙回藏日本安南之人言之。以爲漢文乃異族文字。不必取用。而當用其滿蒙回藏日本安南自創

吾人之態度何謂。

一曰從事文學。乃終身之事。非可以定期畢業者也。吾人長願以此嗜好文學之熱忱。學習於古人。學習於今人。學習於世界。學習於冥冥而永遠。爲此小學生之態度。

二曰文學之美。非一家一派可盡有也。美不可以盡有。則各家各派皆必有所短也。吾人但願取其長而去其短。以爲我之輔導。而有容受一切之態度。

三曰人倫之可貴。以其互助而樂生也。文學之演進。以前人後人之相續也。吾人之智。前人之賜也。前人之志。吾人之事也。前人之不逮。正賴後人以補之救之也。何忍詬罵之也。吾人故有崇本守先之態度。

四曰文學非政黨也。異己者雖多。理之所當然也。道並行而不相悖。可以嚴辨之。不可以排擠之也。人之有善。若己有之。當思所以齊也。人之不善。亦若己有之。當思所以改也。惟其異己者多。益見文學之博大無方也。吾人故抱人我並存之態度。

五曰文學之敗亂。今日而極矣。復古固爲無用。歐化亦屬徒勞。不有創新。終難繼起。然而創新之道。乃在復古歐化之外。此其所以愈難矣。雖然。愈難愈當致力。但能致力可也。成功者易。崩壞者速。吾人故有不求成功之態度。

六曰、吾人雖不排擠他人。而不能禁人之不排擠我也。吾人雖不謾罵他人。而不能禁人之不謾罵我也。處茲排擠成習。謾罵成性之世。吾人主張必歸失敗。明知其必失敗。而竟爲之。此心未死故也。吾人故有不怕失敗之態度。

七曰、所貴於文學者。非僅學爲文章而已。學以養性情。學以變氣質。學以安身立命。學以化民成俗者也。文、言也。言、心聲也。心、身之主也。是以文之所言。心之所思。身之所行者。必歸一致。不然。徒小技耳。故吾人願有因文以進德。因德以修文之態度。

八曰、吾人今日之言。今日所以爲是者也。明日回顧。或又以爲非也。儘管爲今之是。儘管爲後之非。思想不患矛盾。只不可以不知爲已知。吾人思想之不高明。知識有限故也。知識有限。心則無欺。是非雖常易。此心終未易也。吾人是以永有改進向上之態度。

一言以蔽之。「不嫉惡而泥古。惟擇善以日新。」此吾人對於文學態度之說明也。

述

學

中國人之佛教耶教觀

(續第十六期)

繆鳳林

第三章 二教教旨與吾國之教學禮俗

佛、教、無、邊、總、略、有、二。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但說人天三歸五戒十善等法。名世間教。但說二乘有學無學智斷法等。名出世教。此依大乘說。若依小乘。則如多聞部等說。佛五音是出世教。一無常二苦三空四無我五涅槃。寂靜。此五能引出離道故。如來餘音是世間教。不能定引無漏道故。見異部宗輪論述記。

世、間、教、中、又、開、爲、二、乘。乘五戒之行法而生於人間者。曰人乘。乘十善之行法而生於天上者。曰天乘。出世、教、中、又、開、爲、三、乘。乘四諦之行法而到阿羅漢果者。曰聲聞乘。乘十二因緣之行法而到辟支佛果者。曰獨覺乘。乘六度之行法而上於佛果者。曰菩薩乘。如是乘雖有五。語其宗旨。不外出苦得樂。人乘者。出三途苦。得人趣樂。天乘者。出人道苦。得天趣樂。聲聞乘者。出三界無常苦。得解脫樂。獨覺乘者。出從他聞法苦。得寂滅樂。菩薩乘者。出一切苦。得究竟樂。然佛教實以出世間爲根本。三藏十二部。於人天鮮有詳陳。偶有所說。亦因鈍根未堪入聖。爲示淺近之行。令離惡道。故抉擇世出世間。當談出世間教。出世間教。雖有三乘。或開爲二。聲聞獨覺爲小乘。菩薩爲大乘。即佛乘。惟以大乘爲究竟。聲聞獨覺。但屬方便。法華經云。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者。二若三。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

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舍利弗。如來初說二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法。但不能盡受。舍利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

勝鬘亦言「聲聞緣覺乘皆大乘。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故抉擇三乘當談大乘。

按大小乘教旨。僅有廣狹深淺之不同。初無根本之相背。若諸行無常。涅槃寂靜。諸法無我。及有漏皆苦。諸義諦。二皆兼有。此名四部。指南。凡順此四者。爲了義經。其違此者。則非了義經。此爲辨別了不了之一義。見基師總料簡章。故知舉小。雖不足以兼大。

而言大。實足以概小。談大略小。自是無過。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更有數重事實。足以證明其合理。印土大乘之興。以龍猛爲首功。約在佛滅後六七百年。當東漢之際。以前幾純爲小乘時代。而自龍猛

提婆盛唱大乘佛教後。小乘方面。猶有法勝阿毘曇心論之作者法救雜阿毘曇心論之作者鼓吹有部之教義。訶梨跋

摩成實論之作者爲異種小乘佛教之提倡。至無著世親。大宏法相。二人皆由小入大。世親之俱舍論。更集小乘之大成。猶有悟入入阿

摩論之作者衆賢順正理論及顯宗論之作者輩顯揚小宗。奘師西遊西域。印土各國之服習小乘者。亦較信大乘者爲

多。讀西域記可知中土則當佛說輸入之始。已在印度大乘興盛之後。初期東來之高僧。雖大抵爲小乘之

導師。然多兼通大乘。如高僧傳稱攝摩騰解大小乘經之類初期經典之譯述。雖以小乘經論爲多。然頗雜有大乘經

典。如支謙迦識譯兜沙經一卷。卽華嚴中品目。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卽般若中品目。安世高譯佛

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即寶積中品目。至鳩摩羅什大興空宗。相去僅二百年。左右其間晉人之玄言。亦與大乘爲近似。下見與小乘則格不相入。自大乘盛後。小教相形。見紺賢智之士。雖其機未契。大乘大率捨小以投大。鮮有以小乘教自號者。又印度小乘教經典。其數未可以縷計。據善見律毘婆沙所載。所謂修多羅者。乃多至七千七百六十二。九千五百五十七。而今中土所譯小乘分計經名。不過三百餘種。諸大論師之作。如德光輩一人多至百餘部者。據西中土則一字無稽。邇年來西人譯出之巴利文小乘經論。在印土已成剩餘者。且多足補中土之缺矣。印度小乘宗計最繁。佛涅槃後百有餘年。初分大衆上座二部。後即於此第二百年。大衆部中分出八部。一說部。二說出世部。三雞胤部。四多聞部。五說假部。六制多山部。七西山住部。八北山住部。其上座部三百年中分出十部。一說一切有部。二犢子部。三法上部。四賢胄部。五正量部。六密林山部。七化地部。八法藏部。九飲光部。十經量部。并本大衆上座。合有二十。據異部宗輪論述記而如訶梨跋摩之成實論等。猶不計焉。中土於此二十部中。其論藏譯籍稍稱完備者。僅有說一切有部。餘則除正量部有三彌底部論。大衆部有分別功德論。及南方所傳者。略有數種外。如解脫道論舍利弗記。惟有鱗爪。以見於

十八部論。部執異論。及窺基之異部宗輪論。述記者爲較多。惟律藏則法藏部有四分律。上座部有摩訶僧祇律。化地部有五分律。正量部有明了論。飲光部有解脫戒經。大衆部有舍利弗問經。說一切有部則有十誦律及義淨譯毘奈耶雜事等。而其譯四阿笈摩。及有部之阿毘達磨者。如衆天。譯有八健度論三卷。中阿含經六十卷。指一阿

合經五譯有中阿合經五十九卷。增一阿合經五十五卷。三法度論二卷。今皆無存。法喜譯有長阿合經二十二卷。衆鎧譯有雜阿毘曇心論十一卷。覺鎧譯有阿毘曇

百卷論功德賢譯有雜阿毘曇論十二卷。等亦單爲繙譯而繙譯絕無推闡其書中之教義而特立一宗

派者。歷史上中國之小乘佛教僅有成實俱舍律雖通大小亦以小乘爲多。然律宗在中國實未大盛。今

人稱爲二宗。夫此二論在印度本未獨立成宗。羅什之譯成實不過以其多明空義真諦玄奘之譯

俱舍亦以其爲法相唯識之初階。宗旨粗同。遂爾譯述初無特創宗派之意。昔人亦無稱之爲宗者

稱宗之說。蓋始於日本人。窺其意旨似以當時疏解者衆成實則有僧導著成實論疏道高著成實論疏寶

瓊著成實論疏等俱舍則有神泰著俱舍論疏普光著俱舍論疏法寶著俱舍論疏等然諸家之能事

亦僅止於註釋非欲建立宗派而其實亦未能建立宗派也。此則印度之小乘教較大乘爲興盛流

入中土人僅爲經典之繙譯與註釋。遂至不能保其獨立治中國佛教史者所當明辨者也。

大乘宗旨曰出一切苦得究竟樂。或曰不再流轉必竟還滅。或簡言曰離染入淨。世尊有言三界皆苦無

可樂者。如欲界那落迦有情譯云地獄多分受用極治罰苦。旁生畜生一名畜有情多分受用相食噉苦。餓鬼有情多

分受用極飢渴苦。人趣有情多分受用匱乏追求種種之苦。天趣有情多分受用衰惱墜沒之苦。色無色

界有情多分受用羸重諸苦詳見大論(瑜伽師地論)卷四至苦之種類則涅槃言生等八苦卷十顯揚言界等五十五

苦卷十大論析言一百一十種苦攝一切苦盡其文曰

何等名爲百一十苦。謂有一苦。依無差別流轉之苦。一切有情無不皆墮流轉苦故。復有二苦。一欲爲根本苦。謂可愛事若變若壞。所生之苦。二癡異熟生苦。謂若猛利體所觸。卽於自體執我我所。愚癡迷悶生極怨嗟。由是因緣。受二箭受。謂身箭受及心箭受。復有三苦。一苦苦。二行苦。三壞苦。復有四苦。一別離苦。謂愛別離所生之苦。二斷壞苦。謂由棄捨衆同分死所生之苦。三相續苦。謂從此後數數死生展轉相續所生之苦。四畢竟苦。謂定無有般涅槃法諸有情類。五取蘊苦。復有五苦。一貪欲纏緣苦。二瞋恚纏緣苦。三昏沈睡眠纏緣苦。四掉舉惡作纏緣苦。五疑纏緣苦。復有六苦。一因苦。習惡趣因故。二果苦。生諸惡趣故。三求財位苦。四勤守護苦。五無厭足苦。六變壞苦。如是六種總說爲苦。復有七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會苦。六愛別離苦。七雖復希求而不得苦。復有八苦。一寒苦。二熱苦。三饑苦。四渴苦。五不自在苦。六自逼惱苦。謂無繫等諸外道類。七他逼惱苦。謂遭遇他手塊等觸。蚊蚋等觸。八一類威儀多時住苦。復有九苦。一自衰損苦。二他衰損苦。三親屬衰損苦。四財位衰損苦。五無病衰損苦。六戒衰損苦。七見衰損苦。八現法苦。九後法苦。復有十苦。一諸食資具匱乏苦。二諸飲資具匱乏苦。三騎乘資具匱乏苦。四衣服資具匱乏苦。五莊嚴資具匱乏苦。六器物資具匱乏苦。七香鬘塗飾資具匱乏苦。八歌舞妓樂資具匱乏苦。九照明資具匱乏苦。十男女給侍資具匱乏苦。當知復有餘九種苦。一一切苦。二廣大苦。三一切門苦。四邪行苦。五流轉苦。六不隨欲苦。七違害苦。八隨逐苦。九一切種苦。一切苦中復有二苦。一宿因所生苦。二現緣所生苦。廣大苦中復有四苦。一長苦。二猛利苦。三雜苦。四無間苦。一切門苦中亦有四苦。一那落迦苦。二傍牛苦。三鬼世界苦。四善趣所攝苦。邪行苦中復有五苦。一於現法中犯觸於他不饒益所發起苦。二受用種種不平無食界不平等所發起苦。三卽由現法苦所逼切自然造作所發起苦。四由多安住非理作意所受煩惱隨煩惱纏所

起諸苦。五由多發起諸身語意種種惡行所受當來諸惡趣苦。流轉苦中復有六種輪轉生死不定生苦。一自身不定。二父母不定。三妻子不定。四奴婢僕使不定。五朋友宰官親屬不定。六財位不定。自身不定者謂先為主後為僕隸。父母不定者謂先為父母乃至親屬。後時輪轉反作怨害及惡知識。財位不定者謂先大富貴後極貧賤。不隨欲苦中復有七苦。一欲求長壽不隨所欲生短壽苦。二欲求端正不隨所欲生醜陋苦。三欲生上族不隨所欲生下族苦。四欲求大富不隨所欲生貧窮苦。五欲求大力不隨所欲生羸劣苦。六欲求了知所知境界不隨所欲愚癡無智現行生苦。七欲求勝他不隨所欲反為他勝而生大苦。違害苦中復有八苦。一諸在家者妻子等事損減生苦。二諸出家者貪等煩惱增益生苦。三饑餓逼惱之所生苦。四怨敵逼惱之所生苦。五曠野險難迫迤逼惱之所生苦。六繫屬於他之所生苦。七支節不具損惱生苦。八殺縛斫截捶打驅擯逼惱生苦。隨逐苦中復有九苦。依世八法有八種苦。一壞法壞時苦。二盡法盡時苦。三老法老時苦。四病法病時苦。五死法死時苦。六無利苦。七無譽苦。八有譏苦。是名八苦。九希求苦。如是總說名隨逐苦。一切種苦中復有十苦。謂如前所說五樂所治有五種苦。一因苦。二受苦。三唯無樂苦。四受不斷苦。五出離遠離寂靜善提樂所對治家欲界結尋異生苦。是名五苦。復有五苦。一逼迫苦。二眾具匱乏苦。三界不平等苦。四所愛變壞苦。五三界煩惱品難重苦。是名五苦。前五此五總十種苦。當知是名一切種苦。前五十五今五十五總有一百一十種苦。卷四十四

三界中有是種種苦。故處其間者。殆無異沈淪苦海。了無樂趣。然諸愚夫久沒諸欲淤泥。耽味歡娛。不求出離。如狗貪齧染血枯骨。雖杖逼之。猶不棄捨。聖者真覺其苦。本其好樂。惡苦之恒情。勤求出離。得究竟樂。將欲為此自在求得其因。對症措施。諸苦何由起耶。曰有漏皆苦故。

普通皆言無常故苦。如大智度論卷三稱長老摩訶迦葉說無常。謂一

最廣。涵括一切。於法界中分有爲無爲。已有還無故無常。因緣生故無常。無常故苦。是然就三法印言。曰諸法無我。其範圍最廣。涵括一切。於法界中分有爲無爲。於有爲法說曰諸行無常。再於無常中區分有漏無漏。於有漏無常說曰有漏皆苦。是所謂苦者。特指無常中之有漏言耳。其無漏一部分。雖屬無常。固不苦也。雖云經論所言無常故苦。偏指有漏。語亦無病。然既已偏指有漏矣。何如言有漏皆苦之較得乎。

何者。名有漏。法華玄贊曰。

諸論皆云煩惱現行令心連注流散不絕。名之爲漏。如漏器漏舍深可厭惡。損汗處廣。毀責過失。立以漏名。一卷

質言之。漏卽煩惱之異名。三界之諸法。流注相續。泄過不絕。卽有漏也。有漏何由耶。曰由我法執煩惱所知二障具生。由煩惱障障大涅槃。流轉生死。由所知障障大菩提。不悟大覺。起執成障。卽成有漏。何者名我法執。何者名煩惱所知障。何者名菩提涅槃。今先總標佛法大義。次卽隨釋諸名。

聖教說。法法字略當英文之 thing 統概一切。無論小者大者有形者無形者。眞實者。虛妄者。事物其物者。道理其物者。皆悉爲法。不出二種。一者有爲。二者無爲。人世日常

感官所接。皆有爲法。此有爲法。皆待緣生。心法則待四緣。曰因緣。曰增上緣。曰所緣緣。曰等無間緣。譬如張目而了別窗外花木諸影像。是曰眼識。眼識之起。必依於了別及影像之功能。此卽識種。爲眼識之種子。依曰因緣。又此眼識起時。必托眼根及外境。設爲盲人。根或缺損。或窗外無有花木。皆不能起了別花木諸影像。此眼根爲眼識之俱有依。曰增上緣。花木爲眼識之境界。依曰所緣緣。又在一剎那間。此眼根祇能發一眼識。必前念識滅。後念識方生。此自類無間。爲眼識之開導。依曰等無間緣。眼識如是。餘識亦然。色法則待二緣。無所緣緣與等無間緣。例如擊石而生聲。石不能生聲。聲之生起。待其自種。此聲種望聲。爲因緣。聲種不能自現。待擊石而後現。此擊石望聲。爲增上緣。聲既如是。色等亦然。諸有爲法。待緣生。

故。故。決。不。從。自。生。以。從。自。生。者。則。無。目。處。應。生。眼。識。無。石。處。應。聞。石。聲。而。今。不。然。故。知。不。從。自。生。亦。決。不。從。他。生。以。從。他。生。者。則。有。花。木。處。應。即。生。眼。識。石。不。擊。應。亦。生。聲。而。今。不。然。故。知。不。從。他。生。亦。決。不。從。自。他。共。生。以。共。生。者。有。自。生。他。生。二。過。而。此。二。者。上。已。破。故。亦。決。不。從。無。因。生。以。從。無。因。生。者。則。無。四。緣。時。應。牛。眼。識。無。二。緣。時。應。生。聲。而。今。不。然。故。知。不。從。無。因。生。四。生。非。故。待。緣。生。法。理。不。傾。動。諸。法。既。待。緣。生。故。生。無。自。性。本。無。今。有。方。名。生。故。亦。非。常。住。生。已。即。滅。剎。那。變。異。故。此。有。為。法。剎。那。生。滅。自。性。本。空。之。理。即。是。諸。法。實。性。無。顛。倒。性。是。曰。無。為。亦。曰。真。如。此。真。如。法。與。有。為。法。不。一。不。異。體。唯。一。味。隨。相。分。多。或。說。二。種。謂。生。空。無。我。法。空。無。我。或。謂。四。種。謂。苦。集。滅。道。如。是。增。數。乃。至。窮。盡。一。切。法。門。皆。是。真。如。差。別。之。相。而。真。如。體。非。一。非。多。分。別。言。說。所。不。能。辨。此。無。為。真。如。待。有。為。法。而。安。立。諸。法。剎。那。生。滅。其。自。性。本。空。之。理。即。寓。於。諸。生。滅。法。之。中。非。離。生。滅。法。外。別。有。真。如。故。曰。不。異。然。生。滅。法。為。無。常。此。無。常。之。理。為。常。常。與。非。常。不。可。並。論。故。曰。不。一。以上所述理趣。詳見本誌十九期中拙著唯識今釋。讀者宜參閱。蓋彼文之作。本爲此篇之先容。而彌今茲之疎漏也。如。是。有。為。無。為。或。名。曰。世。俗。諦。勝。義。諦。以。有。為。法。惟。世。俗。有。勝。義。空。故。無。為。法。是。無。分。別。最。勝。聖。智。所。證。境。界。故。或。名。曰。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以。有。為。法。皆。從。緣。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故。無。為。法。圓。滿。周。遍。成。就。真。實。決。定。不。虛。故。大。乘。佛。法。以。是。二。者。攝。盡。無。餘。空。有。兩。輪。各。就。勝。顯。以。諸。法。之。自。性。本。空。因。而。直。下。明。空。曰。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曰。空。宗。即三論宗一名法性宗一。以。諸。法。之。自。性。雖。空。而。緣。生。非。無。曰。自。性。畢。竟。空。依。他。如。幻。有。是。曰。有。

宗。

即慈恩宗一名法相宗

談空。則以遮作表。破而不立。智論三論之。不但空。有亦復空。空是也。明有則即用顯體。特

詳。依他唯識之。八識。二無我法相之。五法。三自性。是也。凡能如是如實了知。有爲無爲。實證諸有爲法之。

剎那生滅。自性本空。是曰正智緣如。亦名見道。亦名証真。即是菩提涅槃。菩提即正知。涅槃即真如。故然諸有情無

始以來。業力深重。不能如實證知。諸有爲法。悉係衆緣所引。自心心所。虛妄變現。橫興計度。起執種種。謂

有實我實法。體真遍常。此所計執。性相都無。是曰遍計所執。性即我執。法執是也。我謂主宰。執有實我如

國主輔宰。有自在力及割斷力。是名我執。法謂軌持。執有實法能自體任持。謂如竹有竹之自體。石有石之自體。各保任維持其自體也。

軌生物解。謂如是既各有自體。皆爲自體任持之狀。是名法執。諸我法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

成唯識論。然諸我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

轉。故名俱生。此復二種。一常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爲實我。二有間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五取蘊相。或總或別。起

自心相。執爲實我。分別我執。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二

種。一緣邪教所說蘊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我。二緣邪教所說我相。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我。然諸法執。略有二種。

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法執。無始時來。虛妄熏習內因力故。恒與身俱。不待邪教及邪分別。任運而轉。故名俱生。此復二種。一常

相續。在第七識緣第八識。起自心相。執爲實法。二有間斷。在第六識緣識所變蘊處界相。或總或別。起自心相。執爲實法。分別法執

亦由現在外緣力故。非與身俱。要待邪教及邪分別。然後方起。故名分別。唯在第六意識中有。此亦二種。一緣邪教所說蘊處界相。

起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法。二緣邪教所說自性等相。起自性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法。我執爲根。生諸煩惱。法執爲本。所知障。生唯識論云。

執取能取所取性。法即我即是所知煩惱障。種煩惱障者。謂徧計所執實我薩迦耶見。薩迦耶見。謂執我性。謂於五蘊執我。而與我見稍異。蓋我見不能攝我所。而

此則能攝我所也。而爲上首。百二十八根本煩惱。及彼等流諸隨煩惱。此皆煩惱有情身心。能障涅槃。名煩惱障。所知障者。謂執徧計所

執實法薩迦耶見而爲上首。見疑無明愛恚慢等。覆所知境無顛倒性。能障菩提。名所知障。

愚夫異生。二障既生。貪著境界。味受諸欲樂。不解觀心。勤求出離。真如涅槃。雖屬本來自性清淨。由煩惱障覆令不顯。由是沒三有海。流轉生死。正智菩提。雖亦本來有能生種。而所知障礙。故不生。由是不悟大覺。解脫無因。百一十苦之所爲起也。今欲拔斯衆苦。得究竟樂。惟有轉煩惱障。得大涅槃。轉所知障。證無上覺。此謂二轉依果。三十頌所謂「此卽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法」者。是卽離染歸淨。是卽大乘惟一不二之宗旨。然二障具生。由我法執。不執我法。卽無二障。遣障得二轉依。還惟破執是故。大乘要義。無非破執。執着爲凡。執破卽佛。而二執之起。由於不明二空。我空法空徧計種種。則破執者亦惟二空之教法而已。成唯識論開卷有言曰。

今造此論。爲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爲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証二空。彼障隨斷。斷障爲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証眞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大乘宗旨。即此數言可窺矣。明空破執。既爲大乘根本要圖。凡諸經論。靡不詳此。言其大較。則以大論最爲宏博。廣百論唯識論最爲精到。智者自詳。今難備引。唯識今釋略述。數義可參閱。語其正義。亦曰世俗所謂我法皆有爲。法待緣而生。生無自性。生已卽滅。體無常住。非有似有。非有而幻而已。

成唯識論是故我執皆緣無常五取蘊相。妄執爲我。然諸蘊相從緣生。是如幻有。妄所執我。橫計度故。決定非有。故契經說。『苾芻當知。世間沙門婆羅門等所有我見。一切皆緣五取蘊起。』是故法執皆緣自心所現似法。執爲實有。然似法相從緣生。故是如幻有所執實法。妄計。故決定非有。故世尊說。『慈氏當知。諸識所緣。唯識所現。依他起性。如幻事等。』

至遣執明空斷障證眞之方法。則曰以有漏引發無漏。涅槃爲萬法自性本空之理。依於萬法之生滅無常而安立。絕非超此生滅法外而存在。故此涅槃徧一切。一味一切。有情平等。共有佛與衆生了無差別。然佛能悟此涅槃。而衆生則迷而不知者。以佛純爲無漏種子。現行之正智。而衆生則爲有漏種子。現行之無明含識種子。意云潛在。之功能。各有有漏無漏二類。有漏義見上。與有漏相反者曰無漏。有漏種之現行。有善有惡。以無明等煩惱俱故。常迷於事理。無漏種之現行。其善絕對。能如實證知諸法眞性。有漏之與無漏。殆如明闇之不能同時。邪正之不能互容。染淨之不能並峙。故無漏種現則有漏種斷。有漏種現則無漏種隱。佛與衆生之差別。全在無漏有漏現否之不同。學佛之道。無他。卽引發未現之無漏種子。現爲正智。對治無明。以正克邪。而如實證知諸法自性本空。而不起執而已。然有漏熏習。終古有漏。衆生既已有漏矣。尙何無漏現。

行之望耶。曰親因熏習誠限自種。無漏現行熏有漏種然有漏現行有善有惡其惡雖與無漏對治其善則與無漏接壤衆生之有漏善種熏習愈盛與無漏種相距愈近即能望無漏種爲增上緣而引起無漏種子循至成佛有漏皆滅純無漏在基師義林章記曰。

此多聞熏種見道以前有漏種子親爲因緣生諸現行現行爲因緣復熏成種望無漏種餘出世法爲增上緣由無漏種所資持故諸有漏種感勝異熟不造無間業不墮惡趣等由有漏法資無漏故當生出世無漏現行見道以後無漏種子親爲因緣生無漏現行與有漏法爲增上緣今有漏善感十王果諸有漏善資助無漏展轉增明証離繫法乃至成佛有漏皆滅純無漏在諸有受生皆

依示現。卷十九 三章

然必如何而有漏始能引發無漏耶。曰廣之以十波羅密多。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脫生死海到涅槃之謂也。約之以三學三慧十

波羅密多者一者施謂財施無畏施。施他不令豺狼等畏名無畏施法施二者戒謂律儀戒。善捨不戒攝善法戒。轉生善法之戒饒

益有情戒三者忍謂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証眞如之智謂之諦察法忍四者精進謂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利

樂精進五者靜慮謂安住靜慮引發靜慮辦事靜慮六者般若謂生空無分別慧法空無分別慧俱空無

分別慧七者方便善巧謂迴向方便善巧拔濟方便善巧八者願謂求菩提願利樂他願九者力謂思擇

力修習力十者智謂受用法樂智成熟有情智。見成唯識論卷九此十勝行或攝爲六後四皆第六所攝故

成唯識論卷九此實有十而說六者應知後四第六所攝開爲十者第六唯攝無分別智後四皆是後得智攝緣世俗故

或由六而攝爲三。曰戒。定。慧。

解深密經卷四。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菩薩學事略有六種。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到彼岸。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增上戒學所攝。幾是增上心學所攝。幾是增上慧學。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學所攝。靜慮即一種。但是增上心學所攝。慧是增上慧學所攝。我以精進徧於一切。

非戒。無以生定。非定。無以生慧。非慧。無以破執。故戒。定。慧之。三。學。爲斷障之。因。慧。即般若又開三。曰。聞。思。修。

成實論三慧品。三慧。聞慧。思慧。修慧。從修多羅等十二部經中生。名爲聞慧。以此能生無漏聖慧。故名爲慧。如經中說羅睺羅比丘。今能成就得解脫慧。雖聞韋陀等世俗經典。以不能生無漏慧故。不名聞慧。若能思量諸經中義。是名思慧。如說行者聞法思惟義趣。又說行者聞法思惟義已。當隨順行。若能現前知見。是名修慧。如說行者於定心中見五陰生滅。如諸經中說。汝等比丘。習修禪定。當得如實現前知見。

欲修諸行。必先思維。欲思維者。要本多聞。故聞思修之。三慧。又爲證真必經之階梯。如是三學。三慧。以有漏引發無漏。漸斷二障。漸證二空。經三無量劫。而得佛果。拔一切苦。得究竟樂。是爲離染歸淨。是爲大乘。雖然大乘之教。非如聲聞與獨覺之爲自了漢已也。

按法華經云。一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乘。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緣。是名辟支佛乘。若

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殷勤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故。名爲摩訶薩。」是三乘之別。前二專求自利。後一則以利他爲主。解深密經佛告勝義生菩薩。謂「我終不說一向背棄利益衆生事者。一向背棄發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說彼名爲一向趣寂聲聞。」是惟利他之大乘師。能證無上正等覺矣。

必將觀衆生之苦起大悲之心。以度己而度人。而使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亦悉離染歸淨。出生死海而登涅槃。焉。金剛經大乘正宗分曰。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此令無量衆生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是卽大乘惟一不二之教。佛之出世卽爲是一大事因緣。

法華經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當爲一事。惟以佛之知見。示悟衆生。是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

修菩薩者亦惟以利他爲歸。

攝大乘論若諸菩薩成就三十二法乃名菩薩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故。此即第一法。下列舉餘三十一法。文繁不錄。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差別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又如上言波羅密多深密卷亦言前三饒益有情。

大論廣言菩薩所修諸行若四攝事卷十三若四無量卷十四等皆利他行攝所言之宏大較之墨子輩之摩頂放踵蓋猶瀛渤之於潢汙其間最關根本者則爲大悲。

大論四十四菩薩於有情界觀見一百一十種苦見於諸有情修悲無量百十種苦是菩薩所緣境界菩薩於所緣猛利作意悲所執持爲息有情衆苦因緣尙能棄捨百千身命況一身命及以資財於一切種治罰大苦爲諸有情悉能堪忍。菩薩則是以所修悲熏修心故於內外事無有少分而不能捨無戒律儀而不能學無他怨害而不能忍無有精進而不能起無有辭慮而不能証無有妙慧而不能入是故如來若有請問菩薩菩提誰所建立皆正答言菩薩菩提悲所建立。

蓋大乘菩薩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究竟而此菩提以一切智智成一切智智由大悲起大悲以不捨衆生起故諸佛菩薩以大悲爲根本。

涅槃經卷十一三世諸世尊大悲爲根本若無大悲者則不名佛。

以大悲而成就菩提。

華嚴經賢行願品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爲體故因於衆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覺譬如曠野沙磧之

中。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屬。於。衆。生。若。無。衆。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

惟。然。故。菩。薩。雖。離。生。死。海。登。涅。槃。岸。而。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按。涅。槃。義。別。略。有。四。種。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謂。一。切。法。相。眞。如。理。一。切。有。情。平。等。共。有。尋。思。路。絕。名。言。道。斷。唯。眞。聖。者。自。內。所。證。其。性。本。寂。故。名。涅。槃。二。有。餘。依。涅。槃。謂。卽。眞。如。出。煩。惱。障。雖。有。微。苦。所。依。未。滅。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無。餘。依。涅。槃。謂。卽。眞。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滅。衆。苦。永。寂。故。名。涅。槃。四。無。住。處。涅。槃。謂。卽。眞。如。出。所。知。障。大。悲。般。若。常。所。輔。翼。由。斯。不。住。生。死。涅。槃。利。樂。有。情。窮。未。來。際。用。而。常。寂。故。名。涅。槃。意。謂。雖。則。涅。槃。而。是。無。住。出。入。生。死。說。法。度。生。而。於。生。死。因。緣。明。了。不。迷。故。雖。復。生。死。而。不。爲。生。死。漂。流。也。

雖。以。根。本。智。證。一。眞。法。界。而。復。起。後。得。智。以。利。樂。有。情。窮。未。來。際。

按。智。凡。有。三。一。者。加。行。尋。思。名。義。自。性。及。差。別。皆。假。立。而。如。實。了。悟。其。所。得。爲。似。相。眞。如。未。能。究。竟。二。者。根。本。卽。正。智。亦。名。無。分。別。智。實。證。眞。如。恰。如。其。量。能。所。冥。契。諸。相。叵。得。雖。屬。究。竟。然。此。時。戲。論。既。除。思。議。不。及。故。無。言。說。可。以。利。他。三。者。卽。後。得。智。以。眞。見。見。道。後。復。變。起。相。分。與。識。相。應。而。緣。俗。

諦復以言說開悟有情是也。

楞伽所謂有一衆生不入涅槃菩薩終不入涅槃者

入楞伽經卷二大慧此中一闍提何故於解脫中不生願樂大慧爲無始衆生起願故云何爲無始衆生起願謂諸菩薩以本願方便願一切衆生悉入涅槃若一衆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

此則大乘教旨之極軌亦佛教之最可讚美者也

上來略言佛教教旨反觀吾中國之教學則何如吾國教學流別繁多固未可以數語概然吾中國文化惟一無二之代表實惟孔子教學界最有關係之一人亦惟孔子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言中國之教學實卽孔子之主張而可見則孔學有一大特點曰以研究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爲中心荀子儒效篇所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此言最足代表先秦儒家與宋明諸儒之學雖皆可區別形上與人生二部

分然其所側重者固純在人生方面而其所謂形上者亦與人生膾合無間絕非與人生毫無關係之玄學

以人類現世生活之理法爲中心遂流布二大精神而

與佛化根本不相爲謀曰入世的而非出世的曰倫理的而非宗教的以其爲入世而非出世也故不以此世界爲苦海勤求出離而主享受此世間樂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以國家社會爲虛妄而思竭力改造雖天下滔滔曾不稍變其初衷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曰知其不可而爲之以其爲倫理而非宗教也故罕言命與生死不語怪力亂神而惟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不。言。業。報。輪。迴。不。事。禱。祠。神。祇。而。惟。主。明。德。親。民。正。家。定。國。語。其。教。學。之。目。的。則。曰。成。己。成。人。成。物。申。言。之。曰。先。求。一。己。之。完。成。因。以。其。完。成。一。己。者。完。成。人。人。推。而。至。極。則。完。成。物。界。如。曰。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此皆先求一己之完成。推而使天下之人完成者也。如曰。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有大人者。己正而物正者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皆由一己之完成。不僅完成人人而并完。成物界者也。如是成己成人成物。概之以成仁。仁者何。曰同情心。是成仁者。即求其同情心之廣被。使其人格完成而已。何者。爲成仁之方。曰提倡孝悌。曰實施禮樂。人莫不有同情。此同情。又莫不隨其親密之度。以爲等差。孝悌也者。即就其關係最親密之父母兄弟。以發達其同情。由是而推之於人人。雖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而其極。則足以仁民愛物。孝經孟子極言孝悌之大用。如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教以孝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人皆有所不忍。達於其所忍。仁也。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論語載夫子言。孝悌爲仁之本。洵不誣也。至於禮樂。則以聲音之美。善容止之溫良。調和人心。身而感。

人。於。不。知。不。覺。之。間。收。效。於。天。下。之。畢。化。樂。記。曰。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着。意。於。人。類。現。世。之。生。活。以。成。己。成。人。成。物。完。成。人。類。之。人。格。而。以。孝。弟。禮。樂。為。成。仁。之。方。孔。學。之。根。本。在。是。中。國。文。化。之。真。精。神。亦。在。是。也。

佛教出世。孔學入世。為道不同。蓋不待言。往昔人士。於是等根本差別之所在。亦有見之。極明徹者。

劉君白答僧巖法師書

劉為刺史。舉僧巖為秀才。巖辭。弘明集載二人往返書六通。此即第四書也。

夫去國二年。見似家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

而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美。趙門欣欣。為樂已甚。况復文明御運。姬召協政。思賢讚道。日昃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

顧涇陽曰。吾聖人以人倫為實際。佛氏以人倫為幻迹。

以吾中國定儒學於一尊之政府。沐浴孔子教學之人民。對此異教。允宜發生劇烈之反動矣。顧自佛教輸入。歷時幾二千載。君主之排佛。雖有三武。皆不再世而復。參閱第二章流血之事。在彼歐洲。同教主而異宗派之教徒。所慣演者。固絕無僅有。通索史乘。僅世浩請魏太武。殊戮沙門一事。略合殘殺異教徒性質。然太武之動機。亦以沙門不法為多。與歐洲之宗教戰爭不可同日而語。即學者

之反對攻擊亦鮮有明辨同異適中肯綮者。如上文所舉劉君白頤其始也大抵援儒道以合佛其繼也佛
教徒已多辨三教之不同而服膺儒道者猶附會釋典以自重偶有一二釣名沽譽之徒聲罪致討祇知
加以戎狄之醜號粗氣叫囂毫無當於事理此猶可謂自晉至唐爲佛教之最盛期賢智之士已盡醉心
於彼教也。參閱前降至宋明佛教式微儒學大昌儒者之盛冠絕今古而其徘徊儒釋者較之反對佛教
者猶不相下在彼明揭反對之幟者逃禪歸儒者有之陰盜陽憎者有之其攻擊之言論既乏激烈且十
九隔靴搔癢鮮中要害。此段僅標總綱下當詳述蓋擬諸儒墨儒法之辨程朱陸王之爭似有不逮焉者夫孔佛之不
同也如彼其甚其所引起之反踵如此其微此果奚爲而然耶茲於論次中國教學與佛教衝突調和之
先略述其因分厥四端。第二章述佛教興盛之八因與此有關者不重述而以大乘教理在中國之真象附焉
一則由老莊而入釋氏也。老莊之學以復歸自然爲主旨其結果則每爲極端之干涉雖有玄言與佛
教實根本不相入往昔大師辨析至嚴如吉藏則以六義明其優劣

吉藏三論宗最著名之大師三論玄義羅什昔聞三玄與九部同極伯陽與牟尼抗行乃喟然嘆曰老莊入玄故應易惑耳目凡夫之智孟

浪之言之似極而未始詣也推之似盡而未誰至也略陳六義明其優劣外但辨乎一形內則朗鑒三世外則五情未達內則
說六通窮微外未即萬有而爲太虛內說不壞假名而演實相外未能即無爲而游萬有內說不動眞際建立諸法外存得失之
門內冥二際於絕句之理外未境智兩泯內則緣觀俱寂以此詳之短羽之於鵬翼坎井之於天池未足喻其懸矣

慈恩則目爲自然外道。

窺基法相宗之大師成唯識論述記卷六解自然外道文云。自然者。別有一法。是實是常。號曰自然。能生萬法。如此方外道。亦計有自然。

是一是常。能生萬法。虛通之理。名不可道之常道也。稍與彼同。按述記言此方外道不一見皆指老莊

樊師集空有之大成。至謂佛道兩教。其致天殊。續高僧傳卷四吾人今日。實不宜再事附會。以自暴其淺陋。然

老莊與佛不同。爲一事。歷史上。老莊與佛大有關係。又爲一事。佛教之初輸入。卽以黃老爲先容。說已

見首章。漢魏之際。海內雲擾。曠達之士。以放蕩爲隱遁。如阮籍等何晏王弼之徒。遂祖述老莊。開清談之風。

至晉而向郭之徒承之。益尙玄風。

晉書卷四十九向秀傳好老莊之學。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

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焉。

名士達官。翕然傾嚮。雖其性質。未能盡同。而崇尚老莊。則一時則佛教。雖漸行中土。根本教義。胥未盡

明。鑽研釋典者。旣心蔽玄言。佛經譯文。又多用老莊詞語。因多以老莊生解。由老莊而入釋氏。

高僧傳卷四法雅河間人。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咸附諮稟。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

車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毗浮相學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

故其時釋子。大抵兼通老莊。目爲外書。與內典並稱。

高僧傳卷四。竺潛。瑯琊人。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侶山門。潛優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北面者莫不內外兼治。于道邃。燉煌人。學業高明。內外該覽。

卷五。竺法汰。弟子曇壹。曇二。並博練經義。又善老易。釋道立。少出家。事安公爲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竺道壹。吳人也。少出家。博通內外。

卷六。釋慧遠。廬山。慧遠人也。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釋曇邕。關中人。事遠公爲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

老莊化之佛學。遂爲世正宗。就中以支遁最足代表。世說新語二卷及高僧傳四卷盛稱遁學。爛內外。望重當世。然今觀其著作。亦不過略識玄言佛法真諦。初未夢見如

詠懷詩。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解轡。領略綜名書。涉老哈雙玄。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俯欣質文蔚。仰悲

二匠徂。蕭蕭柱下迥。寂寂蒙邑虛。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復何傷。萬殊歸一途。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快濁水際。幾忘映清渠。反鑒歸澄漠。容與合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疎。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座右銘。昂僧衆勤之勤之。至道非彌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逸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澗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豁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暨父。志在嬰兒。

而當時稱頌之者已贊爲「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語超慧皎號稱卓識亦稱其「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傳高僧語以老莊化之佛學爲眞佛學尙何與吾國教學衝突之有乎厥後羅什東來大弘空宗融叡恒肇門下四俊猶多嫻老莊

高僧傳卷六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閑遊心府釋道恒藍田人游及佛理多所兼通學該

內外才思清敏釋僧肇京兆人愛好玄微每以老莊爲心要

叡序肇論雖理契大乘亦並用玄詞如

僧叡大智度論序夫萬有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生變化兆於物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生始不動於性而萬有陳於外悔吝生於內者其唯邪思乎正覺有以見邪思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知滯有之由惑故般若爲之照然而照本希夷津涯浩汗理超文表趣絕思境以言求之則乖其深以智測之則失其旨二乘所以顛沛於三藏雜學所以曝鱗於龍門者不其然乎

僧肇涅槃無名論夫涅槃之爲道也寥寥虛曠不可以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超羣有以幽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潢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窅窅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

繼是以降以佛藏亂老莊與撫老莊解佛典之書汗牛充棟（其中固淺深有殊然除極少數僅用其

辭而不取其意者外。

如德論

要皆不知佛亦不知老莊。雖澄觀

著華嚴疏鈔多剽竊老莊

德清

著觀老莊影釋論及道經解純用佛藏語意

未

能免譏限於篇幅姑不毛舉。佛老亦並稱二氏。宋儒每謂佛典多竊取老莊。

朱子釋氏論下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調削鑿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老莊之說以

爲之。

其說固不值一哂。然老莊化之佛學其勢力遠邁真正之佛學。實吾國佛教史上顯著之現象。

大乘佛法

未被老莊瘴氣者。僅有相宗。近人著齊物論釋。則並此而亂之。然其人固不侔亦並不知老莊者也。佛教在中國不引起劇烈之反動。此其一因也。

二則中人調和性之特富也。中國民性異常複雜。然有一特性焉。數千年來之學術文化靡不受其支

配。曰富調和且善調和。是以言政治則調和文武。以言經濟則調和奢約。以言人倫行爲則調和過與

不及。以言學術則極相反之學說亦莫不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此其長短得失固未易定言。

其長則廣納衆流。其短則籠統而不澈底。得失多矣。極難下判。然佛教入中國後無大衝突。實以是種民性爲一大關鍵。上言由老莊而

入釋氏。外此尙有儒釋之調和。見下論三皆可目爲調和性之表現。然此猶可曰當時未明真正之佛

教。然也。若夫已明儒道與釋之不同。又謂釋氏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出家修道可以自利利他。如

顏之推者。

家訓歸心篇。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其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藥之世。僕佞之國。則有自然。杭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孰思之。

讀者必以爲將勸其子孫出家。惟恐不速矣。誰知接下卽謂人生須顧俗計。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家訓歸心。爲人生居世須顧俗計。立門戶不得悉棄妻子。一皆出家。但當兼修行業。留心讀誦。以爲來世資糧。人身難得。勿虛過也。

以如是矛盾之思想。備諸一身。而不覺其衝突。誠中國民性之特徵也。不僅此也。出世法與世法殊科。以出世爲宗極之佛教。非治國者所得利用也。明矣。而何尙之。答宋文帝。則曰。佛教爲共敦黎民。坐致太平之利器。擬之儒教。且過之無不及。

弘明集卷十一。何尙之對宋文帝曰。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翦其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之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理。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清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舉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一家則息。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卽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

尙之之爲是言。固別具苦心。時文帝猶未崇信三寶然非中人之慣調。使佛教成爲世法。化何能有。此不觀夫秦

姚興唐太宗之爲中國二大護法主乎。參閱第二章第一一則「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塹三寶。弘道是務。」見

稱於僧肇。答慧遠書一則經典流施。日月無窮。聖福遐敷。乾坤永大。自述其希冀。參閱大序三藏聖教序乃興則迫道

恆道。標還俗。助振王業。

高僧傳卷六。秦主姚興以道恆道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敕尙書令姚顯令敦迫恆標罷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恆標等曰。

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須才。今敕尙書令顯奪卿等法服。助翼贊時世。苟心存道。味寧紫白。黑望體此懷。不

以守節爲辭也。恆標答曰。奉詔奪恆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恆等才質闇短。染法未深。緇服之下。誓畢身命。陛下以道御

兼弘三寶。願慶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頃萬事之懸。須才以理之。近詔恆標二人。令釋羅漢之

服。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勗以諭之。什碧等答曰。古之明主。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今恆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

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折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啟悟童稚。助化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微志也。興後類復下書。闔境救之。

殆而得免。往返書札備載弘明集卷十一。

太宗則並欲令焚師罷道。致之左右。共謀朝政。

慈恩傳卷六。貞觀十九年。法師謁帝於洛陽宮。帝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服膺佛道。玄

宗既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就陸。不惟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玄奘幸甚。如是。

固辭乃止。二十二年法師見帝玉華殿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淹深每思逼勸還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洛陽宮奉見之際已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周炎漢之主明王聖主猶仗羣賢况朕寡聞而不寄衆哲者也意欲法師脫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之素衣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對曰玄奘庸愚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

觀姚興之勸恆標一則曰「心存道味寧繫白黑」再則曰「獨善之美不如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若福報有徵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勳功福在此而不在彼」弘明集卷十一

此固足徵其法之非澈底反而觀之實含調和之意味而歷世帝王所崇奉之佛教皆變相之宣傳雖不免喪失出世法之真義。近人好言印度的佛學、中國的佛學、反之者則謂佛言緣生法性、印度中土既皆同此緣生詞此法性絕對不能分別中印。余意二皆有所蔽前者蔽在不明佛法好為皮而一方面則以毛論調。後者則雖明佛法而未知老莊化世法化之佛教在中國之勢力。遠非真正之佛教所可及也。吾人苟以名是等變相之佛教曰中國的佛教。以別於真正之大乘教理。庶幾其無過乎。

調和而減少其反對此則吾人所宜審觀者也。

三則佛教之博大圓融也。佛教雖以出世法為終極然佛初非止有出世法人乘之世間法以廣義言亦在佛教之範圍人乘以五戒垂訓曰不殺曰不盜曰不邪淫不犯他人妻女非永斷淫慾曰不妄語曰不飲酒其受此五戒之男子則曰優婆塞此云近善男女子則曰優婆夷此云近善女並為四衆之一七衆之一昔人謂五戒與儒家五常符同固屬附會。

家訓歸心篇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按歸家僅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義者不盜

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按儒家言惟酒無量不及亂初未禁酒信者不妄之禁也

然其導人入善與吾儒之教亦無大背前言佛教入中國而世法化雖曰中人富調和性有以致之要釋氏之教本有此義方得肆其技耳至出世法雖非世法所能範圍然出世之事純起於個人主觀情意之要求

高僧傳卷四王晞天姿秀發至年十六求楊德慎女字苾華容貌端正又善憤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禮苾華母亡頃之苾華父又亡庶母亦卒度遂觀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苾華服畢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燦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依祖考之靈近慰神人之願度答書曰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離別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必如此始為真正之出家非是皆偽也

有是要求者雖以王子之尊九重禁闈三時密殿瞿曇終成其出家之志無是要求者雖佛亦末如之何而彼出家者即如聲聞僧之惟知自利無益於世然亦與世無碍聖人在上亦惟有任之各行其是非人情之所能禁也若在大乘則成佛不必出家「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華嚴經文其精神雖大異世法其迹象則與世法融通而無礙曷言乎成佛不必出家也曰依聲聞乘正式學佛與最後身菩薩成佛皆必須出家若依大乘則無論在家出家凡發菩提心者概名菩薩即發心求菩提之人持

戒、修、行、既、不、必、定、須、出、家、故、以、維、摩、詰、之、人、深、法、門、而、仍、爲、居、士。

維摩經爾時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游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

降魔等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衆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

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

最後成佛。必在自在天宮。更無所謂出家。普通雖有八相成道。

一。生兜率。二。下入胎。三。住胎中。四。者初生。五。者出家。六。者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

之說。以出家爲其一相。然此乃成佛以後應化之事。非成佛之因而如天王佛白衣成道亦無出家八

相云云。諸佛固有不具者。

慧地論卷十四

基師法苑義林云。一。鱗角亦僧寶攝。一。鱗角者獨覺之別

名。獨覺未出家而可名僧。非在家人亦得名爲僧乎。

按小乘必聲聞而後爲僧。大乘則諸佛所制。各各不同。大智度論三十四云。一。有佛以聲聞爲僧。有

佛爲一乘說法。純以菩薩爲僧。有佛聲聞菩薩雜以爲僧。一。釋迦牟尼佛以此土衆生根器太劣。故

制以聲聞爲僧。曰。我當以無量阿僧祇聲聞爲僧。一。然亦許有菩薩雜入僧衆。契師依阿闍世王

經云。據實菩薩雖是在家。坐在聲聞大僧之上。雖有別解。要以契師爲正。

曷言乎不壞世間相而成其出世間法耶。曰。大乘之正鵠。固在出世間。固非不厭世。然其所謂厭世者。

乃厭此有漏而絕非厭此無漏。彼見無量有情之墮入器世間也。乃欲濟度以出三界之外。曰。所有一

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故不住涅槃。不住生死。衆生無盡。行願無盡。而當有一衆生未得度時。則雖在器世間中。其所以饒益此衆生者。固無所不用其極。惟然人世一切學術技藝。凡可以爲正德利用厚生之資者。雖則如幻。雖非究竟。而爲菩薩者。皆須悉心學習。以圖利樂。此衆生大論第十三云。

云何聞所成地。謂若勝說於五明處。名句文身無量差別。覺慧爲先。聽聞領受。讀誦憶念。又於依止名身句身文身義中。無倒解了。如是名爲聞所成地。何等名爲五明處。謂內明處、聲明處、因明處、聲明處、工業明處。

此之五明。攝世間亦一切學術盡。而凡修菩薩者。皆須聽聞領受。讀誦憶念者也。故曰菩薩於何求。當於五明求。至此而出世法。遂與世法無殊。所異者。菩薩不過用此以饒益有情。而不執爲實有常住而已。此則佛法之博大圓融。中人得任意調和。而不起劇烈之反動。此又其一因矣。

四則自尊不依之精神同也。印度國俗。尚仁崇德。凡有論辯。無貴無賤。悉據理義以定是非。旌賢懲愚。不假權威。

西域記卷二。國重聰敏。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游學。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其有商權微言。抑揚妙理。雅辭瞻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闕。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卽面塗赫聖。身坐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旣旌淑慝。亦表賢愚。

而佛、教、則、自、尊、不、依、之、精、神、尤、爲、顯、著。參閱第六卷佛之出世修道。既以自力排其障礙。逮入涅槃。復以四依教弟子。

大智度論卷九。佛欲入涅槃時。語諸比丘。從今日。應依法。不依人。應依義。不依語。應依智。不依識。應依了義經。不依未了義。

故自後佛弟子之爭辯。至烈。所謂印度佛教史者。無他一佛法。與外道小乘。與大乘。大乘與大乘。此宗與彼宗。本宗與本宗。爭辯之跡而已。吾國先聖先賢之教學。固與佛教異趣。惟是種精神。則與之不二。夫子之論君子也。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死不變。塞。意云。達不離道。至。孟子之論大丈夫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君子與大丈夫。爲儒家理想之人格。而儒家之所以教人者。無一而非求此理想人格之實現。其表現於學術界者。則惟理是從。故儒墨儒法之辯。至烈。而同爲儒家。孟荀又各不相下。佛教之入吾東土也。若鳩摩羅什時之關東學派。若唐室初葉之法相唯識。其商榷微言。反覆辯析。固已各臻其勝。推闡幽暢矣。然唐以後之佛教。唯禪獨盛。而禪宗之獨立自尊。杜絕依傍於佛教中。尤爲澈底。觀玄覺之參六祖。即可概見一斑。

六祖壇經。玄覺同玄策來參。繞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大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

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文偃誦經見有佛初降世經行七步之說書其後曰我若看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語錄後之參禪者幾莫不以呵佛罵祖爲事此雖有出矯飾然自尊不依之精神則至禪宗而造極宋明之世儒學大興其精神亦有同然若朱子謂「孔子有未是處也只還他未是」象山謂「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錄謂「古之聖賢惟理自視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與朱子書皆此種精神之表現朱陸爭太極圖說至烈見宋元學案卷五十八雖有涉意於天下後世非有緣際於其間也而陽明之言更爲透澈

答羅整菴書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按聶文蔚與陽明書亦云「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足徵此種精神實中國真正之儒者所同具然諸儒之言所言爲人之道大致同於前聖者何耶曰此非盲目之因襲也實因諸儒取前聖之言驗諸心身覺其至當而不可易一如吾心之所欲言遂著爲定說耳今之君子啓於此旨動誣先民爲迷古爲奴隸噫何其傷於日月乎多見其

不自量也。

觀心齋之見陽明。

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時陽明巡撫江西心齋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聞先生論說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即日啟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知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良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釋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却爲斯人動矣。

雖僅屬辯論與玄覺之參。六祖有異。然其精神則同。宋明之世。儒者輩出。而其間溝通儒釋者。實繁有徒。後見。即有攻擊。亦不甚劇。其間原因固非一端。而自尊不依之精神。彼此一貫。精神上互相溝通。而不相外。實其重要之一因矣。

(本章未完)

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

續第十七期

柳詒徵

三國以降。地方組織以次蛻變。其見於史者。晉有嗇夫、治書史、史佐、正里吏、校官佐等。

晉書職官志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

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

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東晉以後始皆仿此法通典職官稱宋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甲甲長主之十甲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按宋書百官志雖有此文似述古制並非宋之

定章志稱衆職或此縣有而從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杜氏似未喻此意故誤以爲宋制直同秦改

元魏有鄰長里長黨長等

魏書食貨志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

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

等 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令諸官通議稱善者衆高祖從之於是遣使者行其事 初百姓咸

以爲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願也事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內安之

北齊有里正。

隋書百官志鄰領一百三十五里置正臨漳領一百一十四里置正成安領七十四里置正

隋有鄉官而職掌不詳。

通典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所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 開皇十五

年罷州縣鄉官

其見於石刻者魏有族望民族。

張猛龍碑陰有魯縣族望顏彌汝陽縣族望鮑黃頭陽平縣族望吳安世并縣族望雋伯符等

敬史君碑陰有民望沈清郡民望陳樹等

齊有邑老鄉老等。

宋顯伯等造像記碑陰有邑老河內郡前功曹王益老旨授洛陽令蓋僧堅等

雋脩碑有鄉老孫噉鬼等

而雋脩羅之舉孝義至合鄉老一百餘人爲之刊石立碑則仍漢代扁表孝子順孫貞女義婦之法矣。

大齊鄉老舉孝義雋脩羅之碑唯皇肇祚大齊受命引軒轅之高口紹唐虞之選統應孝義以致物揚人風以布則於是緝熙前緒

照顯上世雋敬字脩羅鑽土長安食采勃海前漢帝臣雋不疑公之遺孫九世祖朗遷官於魯遂住洙源幼傾乾蔭唯母偏居易

色承顏董生未必過其行守信志忠投杼豈能看其心捨田立寺願在菩提齧味養僧纓絡匪吝救濟飢寒傾壺等意少行忠孝

長存仁倫可欽可美莫復是過蓋聞論賢舉德古今通尚匿秀蔽之雖囊自現余等鄉老壹伯餘人目噴其事豈容嘿焉口刊石

立口以彰孝義。非但樹名。今世亦勸後生。義夫節婦。續金石萃編。按北齊孝昭帝演以乾明元年八月即位。改元皇建。詔遣

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搜訪賢良。故鄉老等。舉雋敬。應詔且刊石樹名也。

魏晉之世。專重鄉評。朝廷用人。必經中正。品定。雖其法無關於治理地方。而其意則專重在表揚德行。近

世顧亭林趙雲松等論其事之利弊。綦詳。

日知錄。魏晉九品中正之設。雖多失實。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原注晉書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

賊污淫盜一皆盪蕪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原注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

亂作耳。然鄉論之污。至煩詔書爲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

廿二史劄記。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州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

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行之未久。夏侯玄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傳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

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

居位爲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有時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

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傳閻又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何攀傳卡粹因弟

哀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被廢。卞壘傳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姑喪。未經旬

張輔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傳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遂廢。傳劉頌嫁女

於陳疇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傳頌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嘉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

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傳含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卞壺勅之以爲犯禮

害義并勅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中正含容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傳壺溫疇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

史孔愉以疇母亡遭亂不葬乃下其品傳愉是已入仕者尙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 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

徒舉爲青州大中正尙書謂毅既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鑿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傳毅

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傳馥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

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傳重張華素重張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舉得居二品傳軌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

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目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傳楚華恒爲州中正鄉人伍讓輕薄無行爲

恒傳恒韓康伯爲中正以周勰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傳康伯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傳慶此

皆中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武爲公子時以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

中正六舉鄭默以輩之傳默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召吏訪問傳中正采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卞不肯訪問怒之於中正乃退

爲尙書令傳卞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傳戎何劭

初亡袁粲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謂畏強

易弱也傳何劭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

弟傳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此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

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

然卽置其重倫彰清議之善專就其弊言之亦惟是較量門閥挾恩怨兩端絕無近日公然賄買聚衆劫持之事是可知社會制裁之力愈於法律萬萬徒恃法律而社會無公正之輿論以盾其後不可輕言選舉也

唐之法制多沿周隋地方區畫亦有規定里正耆老村正坊正保長等名目綦夥降及五代猶沿其制

唐六典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兩京及州縣之廓內分爲坊郊外爲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課植農桑備驅賦役四家爲鄰五家爲保

保有長以相禁約

通典大唐凡百戶爲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

冊府元龜唐制百戶爲里里置正五里爲鄉鄉置耆老亦曰父老五代因之

文獻通考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谷險地遠人稀之戶聽縣使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

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

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

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又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戶爲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仍每及三載卽一如是

然其人似是但服造籍察姦督賦應差諸役迥非秦漢三老嗇夫之比李習之平賦書遠本周官然其言鄉正之職事僅有勸告鄉人歸還公蓄一節而不復準周之里閭族黨之選舉書升知雖大儒如習之其理想中尙不以鄉治爲立國之基本斯實古今民治與官治遞嬗之關鍵也

李翱平賦書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於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便勿偷饑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困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蓄當戒必精勿濡以內於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

宋代制度去古益遠里正戶長徒給差役其於政教關繫甚微

文獻通考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耆手以課督賦稅耆長之手壯丁以逐捕盜賦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

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 勿得冒名以給役訖今循其制 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

往破產

熙寧新法。遂主雇役。南渡以後。則有保長保正等制。其賤尤甚。

文獻通考。十大保爲一都。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輸催納稅租一稅。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謂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謂之白脚。

然物窮則反。官役無與於鄉治。而講求古禮者。遂別創鄉約。以蘄復古者。鄉治之精神。

宋元學案。呂大鈞字和叔。於張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呂氏鄉約。德業相規。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直。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酬博鬪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勵。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作威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

規戒少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壽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

爲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逾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其後朱子又增損之而別爲月日集會讀約之禮

朱子集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日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

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

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每鄉校則擇間寬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序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

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

向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向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下之位約正三揖客

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階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向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北上長者

西向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引長者東向北上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

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向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

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引未滿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

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

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

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哺乃退

觀其法蓋糾同志之人為同約推舉齒德俱尊者為約正約副餘人按月執事謂之直月有過不改者則

出約而入約並無何等資格限制約中亦無經費據朱子所定僅有率錢具食一則其科條殊為單簡呂

氏約文固不提及地方公益之事朱子之約則並禁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惟德業相勸錄有為衆集事與利除害二則亦非完全

全不問地方公益利害是此等團體純然出於政治範圍之外持較今之地方自治更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由此可知

吾國自周至漢鄉里組織之法本兼含民政民德兩種性質累朝蛻變民政不修一切責成於官而服務

於官者又多猥賤無學不足齒數惟考道論德之風尚存於高等社會於是留心鄉里者以為民德不興

不可以言治。姑先糾其性質相近者，集合約束，造成一種良善之俗。而後徐復三代之規，故其所責望於同約之人者，至深而未嘗謂糾集多人即可爲抵制暴君污吏之具。此其思想及事實變遷之迹，之灼然可按者也。然則當兩宋時，民德墮落，已可概見。如呂氏約文所云：「博關訟營私太甚等事，皆可見其時有此等敗行，實所在皆是。官吏亦不能禁，惟期其能自治。」假令有學識者，徒務治權糾約，此等齟齬鬪訟營私太甚之人，以與地方官吏爭長短，終必爲衆所累，而於事亦無濟。故諸儒所重不在權利之分明，而在德業之互助也。

呂宋之法，僅可以見其時學者之理想，固未必徵之事實。卽史稱和叔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俗爲之一變，亦不過一部分之現象，未能推行全國也。宋亡於元，而諸儒蘊蓄未行之思想，轉發見於元代。余讀元典章勸農立社之法，歎其條畫之精密，突過前代。有呂朱鄉約之意，而以農民全體行之。其於振興農田水利，尤三致意。蓋合民生民德二者而兼籌之。史冊所載人民團體經營地方公益之條文，未有詳於此者也。

元典章戶部九立社 勸農立社事理 一十五款 至元二十八年尙書省奏奉聖旨節該將行司農司勸農司衙門罷了勸課農桑事

理併入按察司除遵依外，照得中書省先於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奏立大司農司的聖旨，奏呵與者麼道聖旨有來，又仲謙那的每行來的條畫，在先他省官人每的印位文字行來，如今條畫根底省家文字裏交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聖旨，定到條畫開坐前去仰依上勸課行。一諸縣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爲一社，不以是何諸色。

人等並行立社。令社衆推舉年高通曉農事有兼丁者立爲社長。如一村五十家以上只爲一社。增至百家者另設社長一員。如不及五十家者與附近村分相併爲一社。若地遠人稀不能相併者斟酌各處地面各村自爲一社者聽。或三四村五村併爲一社。仍於酌中村內選立社長官司。并不得將社長差占別管餘事。專一教勸本社之人。籍記姓名候點官到波對社衆責罰仍省。會社長却不得因而搔擾。亦不得率領社衆非理動作。聚集以妨農時。外据其餘聚衆作社者並行禁斷。若有違犯從本處官司就便究治。一農民每歲種田有勤謹趁時而作者。懶惰過時而廢者。若不明諭民多苟且。今後仰社長教諭各隨風土所宜須管趁時農作。若宜先種儘力先行布種植田。以次各各隨宜布種。必不得已然後補種晚田。瓜菜仍於地頭道邊各立牌檟書寫。某社長某人地段仰社長時時往來默觀獎勵懲惰不致荒蕪。仍仰隄備天旱有地主戶量種區田有水則近水種之無水則鑿井如井深不能種區田者聽從民便。若水田之家不必區種據區田法度另行發去仰本路刊板多廣印散諸民。若農作動時不得無故飲食失誤生計。一每丁週歲須要創栽桑棗二十株或附宅栽種地桑二十株。早供蟻蠶食用其地不宜栽桑棗各隨地土所宜栽種榆柳等樹亦及二十株。若欲栽種雜果者每丁限種十株。皆以生成爲定數。自願多栽者聽。若本土地內栽種已滿裝無餘地可栽者或有病別丁數在此。若有上年已栽桑果數目另行具報却不得朦昧報充次年數目。或有死損從實申說本處官司申報不實者並行責罰。仍仰隨社布種苜蓿初年不須割刈。次年收到種子轉展分散務要廣種。非止喂養頭疋亦可接濟飢年。一隨路皆以水利有渠已開而水利未盡其地者有全未曾開種之地并劫可挑掘者委本處正官一員選知水利人員一同相視中間別無違礙許民量力開引。如民力不能者申覆上司差提舉河渠官相驗過官司添力開挑。外據安置水碾磨去處如遇澆田時月停住碾澆溉。

田禾若是水田澆舉方許碾磨依舊引水用度務要各得其用雖有河渠泉脈如是地形高阜不能開引者仰成造水車官爲應付人匠驗地里遠近人戶多少分置使用富家能自置材木者令自置如貧無材木官爲買給已後收成之日驗使水之家均補還官若有不知造水車去處仰申覆上司開樣成造所據運鹽運糧河道仰各路從長講究可否申覆合於部分定奪利國便民兩不相妨 一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類及栽種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如本主無力栽種召人依例種佃無致閑歇無用据所出物色如遇貨賣有合稅者依例赴務投稅難同自添辦河泊創立課程以致人民不敢增修 一本社內遇有病患凶喪之家不能種蒔者仰令社衆各備糧飯器具併力耕種勸治刈俱要依時辦集無致荒廢其養蠶者亦如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併勸外據社衆使用牛隻若有倒傷亦仰照依鄉原例均助補買比及補買以來併力助工如有餘剩牛隻之家令社衆兩和租賃 一應有荒地除軍馬營盤草地已經上司撥定邊界者並公田外其餘投下探馬亦官豪勢要之自行占冒年深歲荒閑地土從本處官司勘當得實打量見數給付附近無地之家耕種爲主先給貧民次及餘戶如有爭差申覆上司定奪外據祖業或立契買到地土近年消乏時暫荒閑者督勒本主立限開耕租佃須要不致荒蕪若係自來地薄輪番歇種去處即仰依例存留歇種地段亦不得多餘冒占若有熟地失開本主未耕荒地不及一頃者不在此限及督責早爲開耕 一每社立義倉社長主之如遇豐年收成去處各家驗口數每口留粟一斗若無粟抵斗存留雜色物料以備歉歲就給各人自行食用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動支經過軍馬亦不得強行取要社長明置文歷如欲聚集收頓或各家放聽從民便社長與社戶從長商議如法收貯多要不得損害如遇天災凶歲不收去處或本社內有不收之家不在存留之限 一本社若有勸務

農桑增置家產孝友之人從社長保申官司體究得實申覆上司量加優恤若社長與本處官司體究所保不實亦行責罰本處官司並不得將勤謹增置到物業添加差役 一若有不務本業游手好閑不遵父母兄長教令凶徒惡黨之人先從社長叮嚀教訓如是不改籍記姓名候提點官到日對社長審問是實於門首大字粉壁書寫不務正業游惰凶惡等如本人知恥改過從社長保明申官毀去粉壁如是不改但遇本社合著夫役替民應當候能自新方許除籍 一今後每社設立學校一所擇通曉經書者爲學師於農隙時分各令子弟入學先讀孝經小學次及大學論語經史務要各知孝悌忠信效本抑末依鄉原例出辦來修自願立長學者聽若積久學問有成者申覆上司照驗 一若有蟲蝗遺子去處委各州縣正官一員於十月內專一巡視本管地面若在熟地併力番耕如在荒野先行耕國籍記地段禁約諸人不得燒燃荒草以免來春蟲蛹生發時分不分明夜本處正官監視就草燒除若是荒地窄狹無草可燒去處亦仰從長規畫春首捕除仍仰更爲多方用心務要盡絕若在煎鹽草地內蟲蛹遺子者申部定奪 一先降去詢問條畫並行革去止依今降條畫施行 一若有該載不盡農桑水利於民有益或可預防蝗旱災咎者各隨方土所宜量力施行仍申覆上司照驗 一前項農桑水利等事專委府州司縣長官不妨本職提點旬常有事故差去以次官提點如或有違慢阻壞之人取問是實約量斷罪如有恃勢不伏或事重者申覆上司窮治其提點不得旬集百姓仍依時月下村提點止許將引當該司吏一名祇候人一二名無得因多將人力搔擾取受據縣年終比附到社長聽事或否第開申本管上司却行開坐所管州縣提點官旬當成否編類等第申覆司農司及申部照驗才候任滿於解由內分明開寫排年考較到提點農事工勤惰廢事跡赴部照勘呈省欽依見降聖旨依附以爲殿最提刑按察司更爲體察

以元之社章較宋之鄉約則後者爲平民之組織前者爲貴族之團結後者爲普遍之方法前者爲局部之規約後者多舉示實事前者似務爲空文後者適合於人情前者尙近於高調然其選立社長未明定若何選舉之法與鄉約之不言若何推舉約正約副同也保甲勤謹孝友之人籍記不務本業游手好閑不遵父母兄長教令之凶徒惡黨與鄉約之籍記賢能規戒過失同也鄉約不隸於官社長則隸於官然其爲理董人民自身之事非以爲對抗官吏行政之失亦相同也元之社章所謂不得率領社衆非理動作即含有不得聚衆抗官之意余於此知吾國法制之動機無論由於官吏或出於人民然其原則要不外尙德而不尙法只知以民治民而絕不知以民制官此固君主國家所造成爲今人所當矯正者然亦可見今之馴謹之士束身自好不敢一爲平民鳴其不平者其原因固甚久遠而凶徒惡黨轉得因新法以自怨至於鄉里積怨叢怒而莫可如何此尙德與尙法兩種主義所以必當調和融合者也。

(未完)

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

張蔭麟 自北京來稿

梁任公考證老子一書。

見哲學雜誌第七期梁啟超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謂爲非與孔子同時之老聃所作。

原文精論甚確統惟中謂仁義兩字爲孟子專

認老子不應爲老子所道是

其言信否。誠吾國哲學史上一問題。不揣鄙陋。謹述管見。

茲於討論梁先生所考證之先。有應研究者二事。

(一)中庸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夫孔子以前。學術爲王官專掌。安能有並行之道。然則孔子之爲此言。當時必有與孔子並行之道可知。今考孔子之時。舍老子外。並無與孔子並行之道。若謂老子在孔子後。則孔子安得有是言。

(二)莊子學術與老子極有關係。而莊子書中所稱老子。明明與孔子同時。天運、天道、田子方三篇所言。又非荒唐神怪。不近人情。安能因書中有寓言。而一概抹殺。謂爲不足據。若然。則天下篇所舉諸子亦屬子虛耶。且信如梁先生所考。老子年代既約在莊子先後。莊子果因而必提高孔子後百餘年之人而爲孔子先輩。如以爲欲尊老子而抑孔子耶。然當時之人。誰不知老子在孔子百餘年之後。而孰信其言者。莊子豈不知其言之必不能達其目的。譬如居今之世。有欲推尊一人者。而曰此章學誠之先輩也。雖至愚者不出此。況天下篇稱述老子而贊之曰。古之博大真人。使老子與莊子同時。或去

莊子未久。則莊子不當以之爲古。

今就梁任公所考證者。一一討論之。

梁先生第一證。引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漢孝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而謂「魏爲列國。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輩。他的世兄還捱到做魏將。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孫繫爲漢高祖將。十三代孫安國當漢景武時。前輩老子的八代孫與後輩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未免不合情理。」夫史記之文既自相矛盾若此。則老子爲孔子先輩。與史記所載老子世系。二者必有一真。必有一僞。果何據而謂史記所載老子世系必可信。如以爲老子之後。至漢猶存。爲史遷聞見所及。故較可信耶。然吾觀史記疑老子爲百六十歲或二百歲。夫使老子而爲百六十或二百歲。則其五六代孫或至七代孫當及見之。與八代孫相去非遙。苟史遷聞見所及者。而眞爲老子之後。則此等事而實有耶。當時不應有此疑惑。而無耶。當時尤不應有此等神話。更就梁任公以爲老子在孟子後而考之。自老子之生至漢景帝時。至多不過百六十年。至百七十年。依史記所載八代計之。每代相傳年數。平均至多當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律以古人三十受室。似無二十至二十一歲而有子之理。況以孔子較之。自孔子之生至漢景帝時。凡三百八十四年。以十三代計之。每代相傳之年數。平均適三十年。與古人三十受室之事實相符。而較之老子每代相傳年數。相差三分之一。信如梁先生

所考殊不近情理。

其第二證云：「孔子樂道人之善。略中何故別的書裏頭沒有稱道一句。墨子孟子都是好批人。他們又都

不是固陋。諒不至連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終不提一字。」別的書不知何所指。如

指六經耶。則六經皆孔子贊述舊典。何有稱道老子之機會。如指論語耶。論語爲孔子再傳弟子所記。因書

中有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一事。安能無遺漏。墨子去老子未久。且爲宋人。而老子至關著書。以其時書籍傳播之難。墨

子之不及見亦何足異。至若孟子之未嘗批評老子。更何足據以疑老子。考孟子略與莊子同時。據史記老莊中

韓列傳莊子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而孟子見梁惠王時王稱之曰叟則孟子亦較莊子爲老也。莊子書中盛稱老子。而孟子獨不知有老子。非固陋而何。且

莊子書中亦未嘗一批孟子。然則孟子亦非孟軻之書耶。

第三證云：「就令承認有老聃這個人。孔子曾向他問過禮。那麼禮記曾子問記他五段的談話。比較可

信。却是據那談話看來。老聃是一位拘謹守禮的人。和那五千言精神恰恰相反。」考老子爲周之史官。

於周之典制。知之最詳。故孔子問之。禮記所記五段談話。祇可證明老聃爲明禮。而不能謂其必拘謹守

禮也。例如或就一反對耶教之人問聖經內事實。其人據實直說。然則吾人本此即可證明此人爲信耶

教者耶。

第四證云：「史記一大堆神話。什有八九。是從莊子天道、天運、外物三篇湊合而成。神莊子寓言什九。本

不能拿作歷史談看待。何況連主名都不能確定。」梁先生所謂神話。未審定義如何。以吾觀之。史記此傳中爲神話者不過二處。(一)「蓋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二)「或言儋卽老子。」此外更無神話。而此二語與莊子天道天運外物三篇。可謂風牛馬不相及。至若莊子所載孔老時之可據。前已言之。茲不贅。又莊子書中所言。老聃自老聃。老萊子自老萊子。有何主名不能確定。惟史記疑老萊子太史儋與老子是否一人耳。

第五證云。「從思想統系上論。老子的話。太自由了。太激烈了。略中太不像春秋時人說。果然有了這一派議論。不應當時的人不受他影響。何以於論語墨子左傳裏頭。找不出一點痕迹。」吾謂孔子是受先王禮教之原動力。而繼續其同方向之動者也。老子是受先王禮教之原動力。而生反動力者也。於思想統系上有可疑。若論當時人何以不受其影響。吾當仿梁先生問胡適語答之曰。古代印刷術未發明。交通不如今日之便。書之傳播甚難。一個人的言論。好容易影響到別處。又況老子主出世。著書卽隱。未嘗栖栖皇皇。求行其道。與列國既無關係。左傳何從稱道之。墨子如上所言。既未必見老子之書。更何從生影響。論語既不能無遺漏。其不能尋出影響之痕迹。亦何足異。

第六證云。「從文字語氣上論。老子書中用王侯王公萬乘之君等字樣凡五處。用取天下字樣凡三處。這樣成語。像不是春秋時人所有。還有用仁義對舉好幾處。這兩個字連用。是孟子的專賣品。從前像是

沒有的。還有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這一類話。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纔有這種感覺。還有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這種官名都是戰國的。考楚於春秋已僭王號。擁兵強盛。時存遷鼎之心。老子楚人。受環境之感觸。其用王侯萬乘之君等名詞。亦理之常。若仁義二字。既非孟子所創。何得謂孟子以前不能有人將之對舉。若必有凶年。荆棘生焉等語。皆極甚之形容詞。即王充所謂增之。豈必實有其事。況老子之爲此言。豈必感於當時。讀武城血流漂杵之言。不更甚耶。又觀史記者莊申韓列傳。言申不害之學本於老子。史遷之時。其書尙存。似當可據。然則老子必在申不害以前。即就申不害考之。申不害相韓。在三家分晉後二十五年。去馬陵長平之戰百餘年。更安能執此疑老子。至若上將軍一語。其全文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故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此乃陰陽家之言。與老子學說風牛馬不相及。且與下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爲後世方士附益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已言之適相鄰。其同爲後世附益無疑。不能執此以疑老子。以上皆梁先生考證老子之失也。

書 叢 紀 世 新

新 疆 遊 記

謝彬著 一厚册 一元二角
 書係日記體。計費時四百
 廿七日，行程四萬六千餘
 里，足跡所經，觀察所及
 ，將廣大富源未經開發之
 新疆，凡財政，吏治，軍
 政，國防，教育，實業，
 外交，交通，建置，…等
 詳載靡遺。且於財政劃界
 等問題，條陳意見；山川
 河流，相沿為地理家所錯
 誤者，亦經謝氏訂正不少

書中(154)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英 華 正 音 辭 典

原著者 Daniel, Jones, M. A

譯訂者 { 英國意里諾大學農學士 陸費執君
 佛諾里達大學碩士 瞿桐崗
 美國阿根利大學經濟碩士

精裝一冊 三元六角

學英文者恆苦發音困難，一遇變音，尤難確知其讀法，此不遇僅吾華人如此，英美
 人習本國文字亦有此感想也。本書注重發音；有符號不能明晰者，用萬國語音學字母
 註明，而於編首列英文拼音與萬國音母對照讀法，習英文者一覽即可了然。手此一編，
 誦讀英文，無不能發之音矣。每字之下更加簡單解釋，極便檢查，更兼普通辭典之長。

譯者陸費執君擅長科學，曾任科學社分股委員長，現任高北京師農專教授。瞿君研
 究形而上學，素有信心，現任北大教授。二君均深於國學，譯筆簡明精當；分譯科學文
 學，文辭堪稱合璧。

習英文之學生，以及英文教員，從事與英文有關之職業諸君，均宜人手一編，以為己助。

書中(163)

定本墨子閒詁校補叙

李

笠
自溫州
來稿

墨子質家。文辭本率直易知。漢魏以來。治其學者少。譌文錯簡。遂難抽讀。儻能宣其隱滯。雖以經說諸篇之詭奧。視近世科學。尙非極詣也。清代樸學。崇尙客觀。整理古籍。羌無結塞。惟當時風氣。以治經爲榮。乙部以下。罕事鑽擊。自畢沅爲墨子注。始引起諸儒之議論。王氏之讀書雜誌。俞氏之諸子平議。其尤著者也。然而斷珪零璧。未成家數。孫徵君籀膏。纂輯羣言。折中一是。爲墨子閒詁十五卷。同時戴望之管子校正。王先謙之莊荀韓集解。並勿逮焉。惟考證之學。積鎚累黍。有非一人一生所能蕺事者。王引之之經傳釋詞。蓋襲石曜之遺緒也。劉文祺之成左氏傳正義。始終三世。孫氏之爲墨子閒詁也。初以聚珍本印行。繼復以張惠言楊葆彝諸人之說。及與同里黃學士仲弢所商榷者。反覆推詳。始成定本。定本未刊而孫遽歸道山。王氏子常復有墨商之作。使孫氏得假遐齡。則其成就。豈止此而已也。笠卅年受書。便已私淑孫氏。甲寅之歲。初讀墨子閒詁。輒爲舉正數字。辛酉春月。館邑之南鄙。索居無聊。取定本閒詁與聚珍本。畢刻本對勘。互有不合。定本之脫譌尤多。自脫一字至五六字不等因念孫氏閒詁。斟酌諸本。至爲勤劬。重刻之後。便有差跌。則孫氏引據諸本。庸無差跌乎。孫氏所未見者。不更有差跌乎。盡校書掃葉之功。伸大儒未竟之緒。積累之事。談何容易。其時亡友楊君則剛。嘉亦體斯旨。會獲明茅坤校本及百家類纂本。並孫氏所未

見者更取孔本、陳本、俞本、北堂書鈔與定本閒詁互勘。頗有匡益。笠每欲合楊君所校及王氏墨商撰墨子校勘記。以爲讀閒詁者之助。頻以事牽。終年未暇。今歲在王氏家塾。爲諸生講授墨子。參讀梁啟超墨經校釋。見其中有因定本閒詁致誤者。爲之不怡。累日。如經說下「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聚珍本閒詁。則上原有可字。道藏本、茅本、畢本、王本、張本、楊本並同。定本偶脫可字。而梁氏云「孫本無此字。據嘉靖本增。」胡適後序。便詡爲創獲。曰「梁先生的校釋。有許多地方。與張惠言孫詒讓諸人大不相同。」又曰「梁先生這一條。乃是用嘉靖本校墨的第一次。」噫。何其出言之悖。而厚誣孫張諸人歟。又本篇「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定本也。譌作可。而梁氏承之。以爲涉上條而衍。不復據嘉靖與茅張畢王諸本校改。胡序亦不及正。夫梁胡二人。並邃墨學。展轉承誤。則篤信定本閒詁之過也。蓋閒詁爲學人崇奉久矣。因陋就簡。將有不自覺者。則校勘之役。庸可緩歟。因復重理鉛槧。別取張楊經說。影嘉靖本。顧校本。王注本。暨孫籀膏。王子常朱墨校本。稽覈異同。推尋誼旨。更取則剛所校。附入編中。間有差失。輒爲審定。蓋論學無私見。亦孫氏治墨之矩也。繕寫既竟。爰識其顛末如此云。

文苑

詩錄一

題朱方蛻農丹徒張貞婦傳略後

方守彝

修蛇、壑底、潛猛虎、巖穴、蹲何來、凶狡、狐幻入、橫日、羣政化日頹敗、風俗滋淫昏、毒猛生烈燄、崑玉橫遭焚、名分正春秋、用誅姦人魂、尊親苟不道、仇賊同等論、矧若獨夫紂、皇皇誓誥存、貪壬執刑法、忍使埋奇冤、開網縱狼突、鸞鳳骨燒蒸、吁嗟夫且夢、不爲齊婦伸、金焦當洪流、北固壓江濤、波濤作悲壯、不平鳴衆聞、想見當其時、愁雨慘溼雲、我欲排天閭、再拜求雷神、金光百道下、聲罪震凶身、拍手齊叫快、街巷一時喧、又向秋旻禱、大鷹爪如銀、披腹更裂背、灑血腥黃塵、螻蟻棄弗食、烏雞鳴其恩、兩者不可得、得見文中尊、直書、摠正義、情盡辭、不吞發憤、振風紀、排棘出霜筠、韓歐、倫繼作、走筆搖嶙峋、更得李杜輩、歌行慷慨陳、發揚告當世、褒貶凜官人、光顯同二曜、九幽轉悲欣、庶幾沈痛鬼、不復啼哀猿、人間工書者、未欠王右軍、願取貞烈篇、寫之刻貞珉、瘞鶴銘邊立、千秋金石文。

予病怔忡翼謀邀遊雞鳴寺歸賦一詩並示步曾夢炎

葉玉森

持心入萬籟、喧極那能定、我非藥樹身、不病已潛病、乍脫簪組羈、初賦草木性、乃聞醫者言、弗若習吾靜、幸逢蕭散人、挈我躡雲境、幽禽時一啼、鳴雞不可聽、登樓瞰湖光、流雲閃微瑩、臺城故嶠、曉餓帝足、淒詠

酸。苦。叢。佛。場。呼。蜜。宜。罔。應。料。知。薜。荔。鬼。冷。眼。待。遊。幸。山。僧。出。世。淺。但。云。此。土。淨。袈。裟。笑。揖。客。指。點。烟。嵐。勝。
雜。坐。飽。伊。蒲。蔬。笋。自。名。俊。歸。袂。又。揚。塵。無。言。答。清。罄。

打魚詞 戊午

韋玉森

老漁破笠鬚眉白。江上年年寄鷗跡。本來射鮒逐潮兒。忽地釣鰲稱海客。沙子分明太液波。當時惟見六
龍過。鷹臺日暮君王獵。猶憶梅村海戶歌。七十二橋圍廿四。上林有福官仙尉。近侍鸞衣摘草花。遙看鳳
娟牽菱芰。天上何愁碧海乾。錦鱗戢戢伏安瀾。綠圖曾負占靈籙。芳餌無憂絕釣竿。雙珠偶入深宮夢。依
蒲在藻承恩重。便是文鯨不願飛。若爲仙鯉真能控。一自殷墟泣黍油。頰魴瑣尾感飄流。昆明誰復哀殘
甲。公子先愁下大鈎。果然府海遵齊軌。太息甘泉仍禍水。范蠡爭陳萬利書。漢昭全付長安市。但見眾師
日日來。千夫放眼看瀛臺。大人龍伯休驚問。男子羊裘莫浪猜。峨車輾轆聯翩出。切利天宮一朝失。正是
羣飛海水時。奈何殃及池魚日。碧眼相逢忍割魚。垂頭翻乞外臣憐。零星綴尾金牌字。嘉靖遙遙四百年。
生魚幸返還珠浦。贏得遠人騰笑語。靈沼方知衆樂難。清冷不許漁歌聚。無復銀花九甌跳。荷篋歸去有
餘驕。料知醉臥蘆根月。猶夢金鰲玉竦橋。

癸亥正月三日次東坡癸亥三日韻

趙熙

開春人又老三夭。粲粲梅花士女妍。鄉俗一城新歲酒。詩情八節上灘船。綠愁白髮三千丈。去國滄桑十

二年蘇子黃州無此感。倦逢朝士話貞元。

上元

趙熙

春燈紅勝百花開。白髮西園夢上才。金粉競妝人影出。珠星齊捧月華來。九門游騎長安遠。六郡良家戰信哀。山郭依然太平世。燭龍銜火照樓臺。

上元次山公韻寄懷香宋先生榮州

龐俊

花發高齋清晝香。懸知落筆映窗光。放翁老卜龜堂隱。蒙叟空看蝸角忙。巢燕祇今無靜木。扶鳩何處踏春陽。山城此日逢佳節。濁酒憑澆百怪腸。

雨中讀清寂堂詩賦呈林山公

龐俊

每歎鄉閭有後師。夢中光緒影離離。綺懷肯覓王壬父。酒意仍陪顧所持。呼吸湖光端不惡。流傳棗本一何遲。如今屢看蛇腸裂。祇費遺山感事詩。

登牯嶺

王浩

高寒此際已侵衣。冉冉蒼龍靜四圍。十里筍輿湍石瘦。幾家樵屋艾蒿肥。江雲垂地連荒漲。山鳥依人步翠微。便欲移家秋訊急。川明雨暗亂斜暉。

廬山旅居其盛夏似袁山秋日末語因憶及之

王浩

山。色。溪。光。曉。鏡。開。小。窗。茶。力。上。村。醅。雞。聲。人。語。異。時。路。深。巷。遠。鐘。何。處。雷。風。定。山。花。紅。自。落。泉。通。午。枕。夢。初。回。舊。家。松。石。蒼。顏。在。知。傍。雲。根。長。暗。苔。

牯嶺臥疾襟塵宛然時庸盍約遊京師愧未能從之也作詩寄之

王浩

小。屋。流。雲。旋。自。失。高。花。盈。夢。恣。相。從。賸。携。獨。客。鈴。鱗。影。來。悅。空。山。晝。夜。風。一。世。不。違。松。偃。蹇。故。人。終。笑。雁。西。東。荒。原。落。日。成。枯。憶。萬。里。秋。歸。杳。靄。中。

春日小病書遣

邵祖平

忽。覺。輪。困。百。感。成。繞。廬。新。葉。樹。敷。榮。海。棠。花。發。少。年。病。江。燕。風。迴。盡。日。晴。久。倚。閉。門。工。短。舞。可。能。掃。地。學。長。生。當。時。不。共。紅。裙。醉。茶。鼎。香。爐。分。外。清。

春晝賦遣

邵祖平

亭。亭。春。晝。弄。輝。遲。客。散。初。聞。鳥。唱。辭。書。味。漸。知。同。蔗。境。禪。心。空。欲。過。花。時。論。才。木。雁。將。何。處。墮。夢。江。湖。合。自。嗤。投。閣。楊。雄。笑。寂。寞。百。年。似。此。且。題。詩。

感書

邵祖平

三。春。浩。浩。無。關。鎖。百。歲。滂。滂。有。是。非。負。郭。顏。回。田。不。忝。私。親。毛。義。檄。難。揮。卽。今。蚤。鑿。仍。推。假。何。限。蛙。熊。異。瘦。肥。慙。媿。少。年。天。下。士。學。堂。無。伴。忍。朝。飢。

大庾旅次遇上猶鍾君柏森縱談南中故實形勝極爲博洽贈以長句 胡先驥
方輿形勝歷陳敷抵掌君能說聶都嘗藥早傳炎帝秘看山熟讀景純書把茅谷口堪棲隱竟夕清言解
起予他日梅城尋斷夢幅巾恍惚認眉須

龍南縣

胡先驥

馬首狂吹罷絮風邊城斜日淡瞳隴道開百越通鹽米勢控三南利守攻礪寨入雲徵俗悍秧歌盈耳卜
年豐三宵且作空桑宿自笑征車似轉蓬

定南下歷墟

胡先驥

自昔南征數度關行程忍說到三南鷓鴣苦苦催歸客市集憧憧雜峒蠻射虎獵人携弩過語煙村婦趁
墟還瘴雲梅雨勞歌苦已見虔邊萬疊山

詩錄二

東歸雜詩三十八首

李思純

南飛西渡百何成轉盡風輪送短生今日東歸無一語只應忍淚望層城
南歐地近有峰巒縈翠紆青一晌間短屋離疏多傍軌矮林廻曲不遮山

臨別
巴黎

車中
即目

依山寺塔翠難名。下照澄江萬頃清。明月虹橋成一宿。多生腸斷里昂城。夜宿里昂

白衣賈客列船舶。紅帽鮫人走市廛。此是天西一門戶。青巒碧海萬千年。賽馬

雲嵐海氣結煩冤。中有暗鳴大帝魂。願得色命一坏土。可憐生死撼乾坤。科西嘉島拿破崙命帝生處帝有語云死後願葬巴黎色命河畔雜處吾民之中法人卒如其言

大風雄浪引歸艖。夾岸嵯峨孕石華。棖觸四年前舊夢。銀花火樹又天涯。斯特龍波里火山遠四年前過此光景宛然

青巒對起暗濤驚。貫耳尖風壓語聲。白堊參差知炮壘。紅磚迢遞識山城。意大利西利海岸

碧瑤大浪淚千斛。紫翠朝霞天一邊。眼底蓬瀛心上影。此愁應盡有生年。舟近希臘海憶余巴黎舊識希臘少女閱三日而女歸其國

風高天黑海波荒。駛舌歌聲咽徵商。却憶一千零一夜。悽悽神話月昏黃。舟中聞阿拉伯人夜歌

繁星上垂似珠顆。黑濤下激聞雷聲。遠舶相逢互燈語。暗輪排浪作山行。地中海

蒙頭赤幘人情詭。覆鼻玄巾婦節奇。短樹夕陽金字塔。尼羅河水洗殘碑。埃及波賽

東亞西非望一家。徐行大艦靜無譁。金蛇瞰海知舟電。銀屑粘天認岸沙。蘇彝士河夜航

童山四望慘無因。赤日驚沙映黑人。花樹垂紅樓舍白。頗憐斯地有微春。蘇彝士河南口有微草木

蛟宮龍闕此重關。撥翼羣鱗指顧間。數盡炎荒到紅海。火雲如燒浪如山。紅海見飛魚

斷嶼盤螺草木稀。蔚藍天海望熹微。明駝輟食依沙坐。野鳥爭啼掠浪飛。非洲吉布提市

海水羣飛踏四陲。颶風如虎極天吹。不須踐履矜忠信。梗斷蓬飄是此時。印度洋大風浪

驚。颯。天。色。千。重。墨。怒。海。喧。聲。十。丈。潮。解。識。人。間。行。役。苦。清。齋。辟。穀。臥。連。朝。

海疾

坐。看。溟。渤。黯。成。灰。七。聖。迷。途。霧。不。開。掃。盡。炎。威。見。天。竺。十。方。清。淨。洗。心。來。

舟近印度前一日大雨

歐。風。吹。盡。舊。禪。燈。椰。樹。蕉。花。媚。暑。蒸。黑。面。僧。伽。參。舍。利。紅。裙。姹。女。憶。摩。登。

錫蘭島哥倫坡市

靈。光。無。力。護。精。藍。蕉。扇。黃。衣。僧。兩。三。輸。與。可。蘭。經。蓋。世。天。方。幢。塔。滿。東。南。

道旁見回教寺

香。象。如。山。列。隊。移。靈。蛇。似。蝮。逐。人。嬉。布。金。無。地。僧。祇。劫。徒。跣。還。看。頂。禮。時。

伽藍尼佛寺入謁者去冠履

榕。樹。千。章。共。一。根。椰。瓢。如。斗。翠。盈。盈。南。方。草。木。難。箋。識。片。葉。菩。提。是。佛。魂。

摘菩提樹數葉藏之

曾。憶。三。年。宛。洛。遊。珠。歌。翠。舞。夜。難。休。如。今。海。氣。昏。燈。裏。便。聽。餘。音。已。淚。流。

同舟士女夜以弦歌舞蹈為樂

我。正。東。歸。人。向。西。舵。樓。如。畫。遠。檣。低。參。商。勞。燕。知。何。限。棋。局。浮。生。事。不。齊。

道途赴歐船艙

淺。山。蒼。翠。映。層。瀾。百。粵。民。風。列。戶。看。蕉。實。成。林。都。上。市。波。羅。似。蜜。盡。登。盤。

檳榔嶼

青。紅。如。繪。海。山。圖。甌。粵。千。家。聚。一。隅。數。變。陰。晴。忘。曆。日。雜。居。種。姓。亂。車。書。

新加坡

圖。南。心。計。已。全。灰。歸。送。微。生。向。草。萊。大。海。穹。天。供。一。歎。人。間。何。事。不。塵。埃。

自歐至新加坡舟皆南行至是遂轉北向

平。疇。遠。樹。綠。如。薺。大。港。長。灣。翠。接。天。不。忍。回。頭。看。寸。土。只。應。磨。劍。誓。千。年。

越南西貢海口

林。樾。周。遮。碧。玉。屏。方。池。荷。芰。間。紅。青。葛。衣。童。已。知。歐。語。棕。笠。翁。猶。熟。孔。經。

西貢植物園

自。擘。紅。綃。白。玉。膚。南。來。飽。食。信。良。圖。不。須。口。腹。思。珍。異。火。棗。交。梨。世。已。無。

食荔枝

籐榻攤書伴午眠。眼中送盡水連天。不知旬日鄉山近。便欲浮家到百年。舟近瓊崖

翠巘瓊瀾綠四時。仙山樓閣望參差。憑高萬里神州路。割盡珠崖總未知。香港太平山

連雲樓舍見歐風。翠羽鮫綃出市中。點綴海南新畫本。珠娘赤脚荔枝紅。香港市

青山一髮有無間。鵠沒天低客意閑。商略今生老何處。風帆葉葉認漁灣。望閩浙海岸

沙線崇明十里黃。吳淞煙樹列蒼蒼。國門一入生悽咽。掩淚神州看夕陽。吳淞口

庸歌俚舞不成歡。自覺心情六月寒。單枕晝眠愁欲絕。極天簷瀑沸腸肝。上海旅會暑雨連日

三年春夢一痕無。影事前塵共淚枯。來去匆匆六萬里。峨眉烽火翠模糊。蜀中兵爭道阻不能歸

天人運會百難論。欲遣餘生只報恩。骨肉無虧師友在。故應遊子警心魂。誌所感

詞錄

一萼紅 題背面士女畫

陳衡恪

晚涼天。尙未疎團扇。纖手弄冰紈。香汗微收。鬆髮不整。久坐還聽鳴蟬。淡霞暈紅酥。玉似罷浴初試薄。羅便細數苔痕。暗熏花氣。儘意留連。借問誰家庭院。但芭蕉三兩。不見闌干。莫是藍橋。休疑姑射雲路。別下嬋娟。甚背面嬌羞體態。也輕移環珮。在人間。畫筆端相。片時幽愫難傳。

鷓鴣天

陳寂

旅枕西風思不休。百年清淚海東流。遠山佳處閒吹笛。微雨聲中獨上樓。尋去路。覓歸舟。江湖魂夢鎮淹留。可憐一斗蘭陵酒。未抵人間萬斛愁。

寥落人間竟未休。祇餘殘夢繞高樓。經年消息經年淚。一寸江山一寸愁。歌楚些。渡芳洲。蘋花蘋葉盡成秋。西風日暮無人采。不待相思已白頭。

采桑子

五月十八夜課初罷猶聞
殘滴蕭然生感遂成此詞

陳寂

輕陰惻惻池波語。雨氣蕭疎。冷入平蕪。寂寞寒煙碧欲無。夜闌更作飄蕭夢。夢落江湖。往事全虛。小閣篝燈讀道書。

雜

綴

無盡藏齋詩話

(續第十三期)

邵祖平

柳翼謀先生出示翠岩室詩鈔及天韻堂詩存兩清人詩。囑爲擇尤。選人詩話。翠岩室著者爲丹徒韓叔起。元道咸間人。與監利王子壽。柏桂林朱伯韓。琦溧陽強賡廷。汝相友善。今人馮夢華。顯則視爲後輩。詩鈔後有馮跋語。所許爲孤直道上。詩如其人者也。翠岩室詩樸重不躁。筆亦能瘦。惜爲才氣所限。無大精彩。然枯木嵌空。固足自娛悅也。責鷹詩曰。旅居城南隅。老樹枝覆屋。羣鳥啼啞啞。夜聞寐不熟。鷓鴣時一鳴。怵怵驚幽獨。其餘衆小鳥。呼噪聲相續。主人厭惡之。呼鷹一言屬。爾性本剛鷲。爾職司毆逐。有爪胡不施。有喙胡不啄。搏擊垂得名。猙獰空注目。鷹口不能言。俯仰以臆告。物情固如斯。匪獨我畏縮。虎噬乃入柙。牛觸故設福。鳩拙得安居。鶯巧悅流俗。仗馬暗不鳴。日食三斗粟。無用全其生。多迂往見辱。因之悟生理。默默甘雌伏。君胡不解事。強言相喧囂。疾惡不能容。勿謂莫予毒。處世宜模稜。奚庸分清濁。主人笑不言。捫心自反覆。託諷頗有致。樊籠有羈羽。一篇寄贈杰。庵同年曰。樊籠有羈羽。潢潦無縱鱗。鱗羽豈不利。惜未逢其辰。嗟我與夫子。道合心相親。束髮讀儒書。志欲康世屯。奈何困塵俗。欲走仍踐踐。盛年飽閒散。坐視白日昏。秋風忽蕭瑟。芳草色已陳。蟋蟀發商音。哀若嫠婦呻。夜月吐寒輝。高潔殊華春。朱顏能幾時。悲此落葉紛。壯懷恐銷歇。遠愧遜與琨。願持慷慨意。一與素心論。清惻動人頗。有選意。得家書。二首錄一。

曰。我有兩男兒。頭角幸稍異。大者能讀書。小者方識字。日日散學來。相將吾前戲。弱女始解語。隨兄索果餌。憶余出門時。各知離別意。牽衣問歸期。雙背熒欲淚。翳予實多情。未忍遽恣置。在家苦爾擾。離家復爾記。書到言平安。寤寐一以慰。清真婉摯。白傅之遺。即日閒居觀化。養吾真。即日推尋見道親。蜂子觸窗爭得出。蠹魚食字豈能神。流泉不腐源頭活。白日無私氣象新。大路當前勞遠問。亡羊誰與挽迷津。春來曰。謝職歸休自在行。春來物物尙關情。蟲方啟戶須防踐。燕正安巢未許驚。汲取新泉滋竹活。芟除蕪穢愛花明。無聊且覓閒中樂。拚得閒中老此身。讀此足徵此老優游理窟。見道處固不少也。

天韻堂詩作者徐綱伯。城維燕山人。同光間有詩名。以舉人就官知縣。歷任貴筑邊遠之地。官既不達。益發憤爲詩。所刻詩約八百首。類多可存。其五言古詩。泛月至茅家步。侵曉步至冷泉亭。日落月送輕橈。飛蓬破曉霧。鐘寺隔層雲。鐙樓隱叢樹。花氣靄若烟。嵐翠濃於露。人家抱雲水。指點雞鳴處。平明快遵陸。丹霞燭幽路。髮黏疑沐膏。衣重忘襲布。清鏡忽炫目。萬泉綠爭注。繞石苔紋廻。壓闌松影渡。空碧洗詩骨。浮光盪修步。照影形自忘。秋心欲與訴。枕流挹其秀。恨不作鷗鷺。無風涼自生。障塵卻紈素。登理安寺松巔閣。曰。足底煙雲蠱。眼前峰巒平。飛閣萬木捧。孱軀一鳥輕。松濤湧天末。巖谷酣鐘筮。劃然作長嘯。自疑鸞鶴鳴。惜無奇雨來。亂飛林葉聲。跳珠萬斛落。舞翠八窗傾。健筆縛潛虬。揮灑龍氣腥。作爲雄秀句。雲海收空青。復念春冬時。玉龍屠紫京。漫天空花散。樹樹森瑤瓊。高處不勝寒。心目搖光晶。月懸銀界徹。風動珠塵

縈。卽此是仙境。骨換神氣清。何用馳荒渺。世外求閩瀛。趵突泉。曰。濟南七十二泉。趵突名稱最。出郭訪琳剎。眩目炯丹翠。霽然與耳謀。獨賞茲泉異。聲喧境彌靜。天晴雨長沸。冰柱一條涌。瓊樹萬珠墜。水仙轟奇波。地媪鳴雜佩。晝夜猛騰越。古今過年代。絕似才人筆。逆用出光怪。復類奸雄徒。倒行肆凌厲。抑揚泉心印。如喜還如懟。殷其作雷鳴。鼓舞奮出地。烹泉試一吸。一笑澹相對。薄莫徐徐歸。夕陽城欲閉。三詩皆紀游。首作冲永雋逸。頗似初唐人吐屬。末二奇情壯采。俊偉不凡。直用剽剝韓杜。儻真所謂健筆縛潛虬。逆用出光怪者耶。其五言律如寶應城外維舟。曰。側帽倚疏櫺。平安又此經。亂鴉翻岸黑。高樹過城青。湖望遙天接。舟因細雨停。買魚供早饌。雅稱玉粒馨。海昌北郭訪青雨。上人卽贈曰。抱門雙古樹。引我入禪房。野鶴孤雲迥。秋花一院涼。圓神心似月。清話齒生香。一笑可同印。海天青莽蒼。雨雪曰。一望陳雲深。霏霏雨雪侵。天容連地濕。海氣入城陰。鏡裏峻嶒骨。鐙前輾轉心。歲寒豺虎惡。何處抱瑤琴。江夜曰。魚龍曼衍收寒意。壓濤頭。風動疏星戰。天空片月浮。千山包夜氣。萬古汨江流。欲按銅琶曲。填胸盪白憂。皆效浣花森然有可畏之色。萬古汨江流。則學杜者之通病。不足責也。其七言律如渡錢塘。江曰。江風順擁片帆輕。小試宗生破浪情。日射鼉鼉浮海氣。天分吳越變人聲。紅羊劫已千秋冷。白馬威難一日平。最憶潮回犀弩日。福田春煦數州氓。閩鄉道中曰。泥人一蝶下山阿。客路風光此際多。綠草如烟羊滿地。黃沙似霧馬臨河。天含好雨無窮惜。雲怯炎曦不敢過。覓句吟成重鍛句。輪蹄時日儘消磨。越秀山曰。荒臺掉首入陰森。

都會番禺地下臨。霸氣千年猶漭蕩。海氛一道未銷沈。破空榕綠翻雲重。似火棉紅障日深。無限暖風芳樹感。萬山環抱一披襟。九月禹王臺登高。同玉山時玉山將還山。左詩曰。地北天南吾與汝。高秋忽喜共登臺。迴臨紅日堂。堂照不見黃河滾滾來。四海子由殊。悵望千年禹跡鬱。崔嵬循牆莫惜頻。聯步來日風帆又北回。學古並得神髓。音節沈雄氣勢流宕。忽然而杜。忽然而蘇。惜其七言古詩。則貪多務奇。殊乏剪裁。有題桃谿雪樂府七古詩一首。前半極佳。後半則龐雜枝蔓。不足觀矣。蓋才爲之累也。五七言絕句。尙有伴製。茲不錄。柳翼謀先生曾爲之評語曰。恃其逸足。往往奔放。學杜時有過當處。然視局促如轅下駒者。固有上下駟之別。此眞作者知己之言也。

劉劭人物志英雄篇曰。夫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英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愚謂英屬於陰。雄屬於陽。人之足爲英雄。亦其陰陽分之美。得充類而至其境焉耳。世間萬事。無不可以陰陽之說賅之。姚姬傳先生論文。創爲陰陽之說。以爲文章之美。不出此二者。曾文正公因更推之爲太陰少陰太陽少陽。以爲氣勢太陽之類。趣味少陽之類。識度太陰之類。情韻少陰之類。至張廉卿又以二十字分配四象。則充類極盡。惜稍碎矣。夫文章之有陽陰之美。悉難兩全。龍門史記。其陰陽之美兩全而共勝者也。韓歐之文。其陰陽之美備具而有偏勝者也。故學史記之文。罕有其病。學韓歐之文。則嘗不能無病。文既如是。詩亦何嘗不然。詩中之有氣勢。此最陽

分之美。情韻則最陰。分之美也。古今來詩人亦衆矣。然未有如杜子美者。以杜詩陰陽之美均。並具而共勝者也。故學杜可以少病。杜詩有馬、鷹、畫松諸詩。復有風雨落花之什。有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復有黃四娘家花滿蹊之作。有子章鬪饅王郎莫哀之詞。復有牙檣錦纜香霧雲鬢之句。莫不陰陽並美。配置愜當。即就其北征一篇觀之。渾雄閎壯極矣。而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諸句則又細勻妥帖。香澤動人矣。一篇之中。陰陽美之配置尙如是。況與他篇乎。此杜詩之所以獨絕也。杜詩奇莫奇於盪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豪莫豪於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壯莫壯於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險莫險於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渾莫渾於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合香。精莫精於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警莫警於驕驕開道路。鷹隼出風塵。淡莫淡於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逸莫逸於翡翠鳴衣桁。蜻蜒立釣絲。老莫老於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熟莫熟於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鈎。雅莫雅於兩章比秋月。一字對華星。瘦莫瘦於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僻莫僻於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簡莫簡於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括莫括於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眞莫眞於衆雜爛熳睡。喚起沾盤飧。理莫理於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古莫古於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深莫深於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秀莫秀於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綺莫綺於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華莫華於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韻莫韻於晚涼看洗馬。森木亂

鳴蟬。皆絕境也。他更不勝詳舉。

古今詩人學杜甫者多矣。而卓然可自成一家者。李義山、黃山谷、元遺山三人而已。李學杜得其雅。黃學杜得其變。元學杜得其全。皆若似杜而非杜。非杜而似杜。既不甘爲古人。臣僕亦不忘其初祖。此真善學杜甫者也。他如張籍之古淡。姚合之清雅。賈島之僻澀。嘽嘽之德不足有也。宋人後山簡齋與山谷並學杜。號爲三宗。實則後山學杜失之晦。簡齋學杜失之隘。蓋非山谷比。陸放翁受詩法於曾茶山。曾茶山亦學杜者也。茶山詩局宇不做。短於才氣。至放翁則聲勢壯奕。才思爛熳。不僅青藍寒冰。突過乃師。且遙與浣花異代相視。如兩雄矣。陸放翁雖貌不爲杜。然視彼。硜硜學杜者。固不可同日語矣。豈非豪傑之士哉。學杜者得其雄渾固難。得其簡麗亦不易。得其拙厚固難。得其新秀亦不易。而世俗之學杜者。往往於其悲天憫人。憂歎內熱者求之。而不知杜老逸情野趣。深自媚悅者固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開口而笑。詩寫喜情者。應亦不過少。衆人獨奈何於其憂愁悲涕之處以求之乎。又杜老雖窮苦不遇。然落筆中書堂。獻三大禮賦。聲名上動人主。登牀叱嚴武。挺之乃有此兒。睨傲見容疆。寄其高而不切。自比稷契之處。寧草野賤夫所敢望乎。讀奉先詠。懷諸詩。蒼莽鬱結。想見其爲人。及其濡筆作遊。何將軍山林與重。過何氏十五首。又復赤烏。几几雍容閒豫。退食自公。紆徐委蛇。其一種名貴氣。非盛時人物。不辦。而近世學杜如吳陋軒者。則寒窘偪仄。滿紙酸鼻。蓋不僅有草野氣也。豈境遇爲之耶。抑胸襟之不同耶。則學杜之事。固

難言矣。

詩文之須模倣以進於創造。其理甚明。韓退之論文。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蓋昌黎爾時文字。已由模倣進於創造。故以不用陳言爲要務也。但詩與文異。由模倣以進於創造。其徑雖與文同。然創造之時。固亦不害用陳言也。此論自劉海峯發之。劉之言曰。王元美論東坡云。觀其詩有學矣。似無才者。觀其文有才矣。似無學者。此元美不知文而以陳言爲學也。東坡詩於前人事詞無所不用。以詩可用。陳言也。東坡文於前人事詞一毫不用以文。不可用。陳言也。正可於此悟古人行文之法。與詩迥異。而元美見以爲有學無學。夫一人之詩文。何以忽有學而忽無學哉。由不知文。故其言如此。觀此可知詩不害用陳言。而猶列於創造之林也。

壬戌七月。僕於滬上見鄭蘇戡先生。談次承先生出示蘇州江弢叔

滬

伏敵堂詩錄。歎爲清代罕有之作。

謂與鄭子尹比肩不難也。僕受而讀之。并假以歸金陵。前後披閱凡二過。覺其詩確有過人處。而於作者所值之時地言之。則尤爲難得。蓋自乾嘉諸詩老倡爲格調性靈諸說。高者式李杜。低者學元白。枝者入於溫李。詩學末流至如舒鐵雲陳雲伯輩者。方之如女。蓋無正色矣。弢叔生丁道咸之間。

弢叔詩存者自道光十八年戊

戊起至同治五年丙寅止

毅然學昌黎山谷於舉世不爲之日。其識已超乎流俗矣。此以時言之。難能者一也。弢叔蘇州

人。蘇州詩人卓然自見者甚少。陸魯望雖號瞻博。其詩實不免纖猥。殆其俗之軟美爲然歟。而弢叔獨傑

然異衆。其成就雖不甚大。然已非蘇州人所敢望矣。此以地言之。難能者又一也。弢叔詩五言古獨有面目。七言古稍傷議論。五言律絕無佳者。七言律頗落宋人窠臼。然佳者多。五言絕最少。七言絕則最擅勝場。其詩得韓處不多。得黃處最多。得白傅東坡之處亦不少。大概長處在意致新雋。氣勢流暢。隨筆寫來。不窘篇幅。而短處則在貪多就熟。步驟太快。指全集詩言步驟太快之病。比之作山陰道上客。光景雖好。終嫌行步匆忙。不能深細。領略也。江之詩才學力。不見有遜於鄭。能放矣。能精微矣。而不能凝鍊。卒以此非經巢之敵。然兩賢生並世。又皆南人。亦云異矣。弢叔詩近始盛行於海上。不知其名者尙多。茲爲各體錄登數首。以紹介於世。論古五首錄二首。其一。淵明親在時。曾作州祭酒。欲爲絃歌資。亦綰彭澤綬。適逢晉祚移。脫然田歸畝。折腰向小兒。此言乃藉口。孰云忠孝殊一人。不兼答鄙哉。李令伯陳情。一何醜。僞朝斥蜀漢。急急用自剖。無論多諱詞。其心豈忠厚。倘遇王陵母。義不忍此垢。其二。操刀貴能割。躊躇自貽悔。何況君側姦。臨事尙豫怠。陳蕃與竇武。志勇才實猥。空懷忠義心。碎首竟何罪。遷延拜章奏。得毋氣自餒。經世須實用。未害詐與給。奇兵不列陣。沉機要伺殆。不密終害成。將身充菹醢。所以諸葛公。取不孔。北海秋感二首錄一。楓葉本非花。質殊桃李杏。風霜爲假合。渲染綴春景。隨榮亦隨落。策策墮荒梗。可憐幾葉紅。猶弄夕陽影。譬若老逢掖。忽啖紅綾餅。晚景誠獨佳。歲月亦垂盡。何如松柏姿。蒼翠自冬嶺。頗似張宛丘。旅夜不慘用。孟郊體四首。其一。百愁如百矢。無弦以心控。一發還射心。愁矢妙百中。噫嘻孤畸人。將燈與影

共有輪轉離腸。無膠續斷夢。飢鼠動承塵。詎能答短諷。其二。治生無鐵鎚。諧世失要領。宦學費五年。凡百啗畫餅。苦勞阿嬰慈。凋髮念谿嶺。續燈浪自光。面壁無兒影。焉能摘船去。不日斂廳屏。其三。馬瘦隴坻迴。輪摧珂坂曲。未信盈尺地。捩眼看牯觸。巡檐瓦碎頭。倚柱碣跼足。德人履大方。末塗苦逼促。誰能叱良御。爭道向棋局。其四。檐雨滴空廊。一滴惟一音。羈人坐修夜。一坐非一心。一心亡故懷。剩有愁相尋。且披折繻衣。自奏明徽琴。咄哉子野死。虞韶成衛淫。貞曜翁酸呻之中。亦當一笑視爲同調子。魚落解後。見過我觀士。以文應舉。正如六博之一投。爲梟爲盧。又爲雉。其間倖勝非德優。勝者之喜。敗者之愁。則如力農歲不收。買人折閱商滯留。少婦見逐。還家羞自隋。唐來歲千周。科舉積弊。人心偷。孰主張是非人謀。疑是造物特好弄。假於世主籠時流。使俗擾擾如蜉蝣。有天民者。與天侔。曠代獨立無朋儔。我欲從之。空山陬。君胡挽我話。許事吾言醉矣。將招尤集中七言古詩。以曲阜謁先師廟堂五十韻爲最雄拔。惜過長不能錄。七律如晚步至普照寺。同金樸。大市聲塞耳不能聽。轉入禪林取意行。寺破牆看殘。佛在塔高留得夕。陽明與君短臘同爲客。卽日新交倍有情。更一徜徉可歸去。寓齋分對兩燈檠。近年近年手創一編詩。脫畧前人某在斯。意匠已成新架屋。心花那傍舊開枝。漫愁位置無多地。未礙流傳到後時。要向書坊陳起說。不須過慮代刊之。南臺酒家題壁。忽忽青春客裏休。半生贏得一生愁。與人會飲從沈醉。是處無家且浪游。海氣夜迷燈火市。江風涼入管絃秋。不知一枕羈人夢。更上誰家舊酒樓。晚至孤山。誰說吾生自有涯。彫

年相促不還家。坐縈千慮書。難把來到孤山日。又斜拙宦初。無禦寒具。野藤偏有忍冬花。衝風獨立蒼茫極。雪意漫天噪萬鴉。五月二十日生一女。中年心跡兩沈淪。只望生兒救晚貧。得女他時翻是累。今生何事更如人。直愁詩卷無藏處。莫論飢驅不貸身。一段淒涼客中意。封書還去惱衰親。各詩芬芳悱惻。功候圓融。歎觀止矣。夏夜兩絕。五言曰。夜坐自鉤簾。飛入一蝙蝠。方便殺明燈。攤書不能讀。渴鼠案上行。飲水及吾墨。眼弗見之時。睡耳有獨得。雋寂可喜。七絕佳者最多。茲錄七首如下。晨發磬陽車中。連岡碎石堆百層。轅下駒猶側足登。車如箕舌人如米。欲謝簸揚知未能。難得從人唾面婁。師德避客揮拳劉伯倫。難得蕭齋成獨坐。相看巒樹着濃春。由常山至開化折廻江山山行絕句錄二首。修路環谿十里強。籃輿搖兀似車箱。坐吟渾忘斜陽晚。只見輿夫影漸長。人日懷人懶作詩。風光只繫故鄉思。紙鳶一線如絃直。可。是春風愛小兒。抱關正此民凋物。做時得從閒處撚吟髭。吾儕自古荷寬政。權盡新茶不稅詩。湖樓早起二首。而湖樓好納朝光。夜夢分明起輒忘。但記曉鐘來兩寺。一鐘聲短一聲長。湖上朝來水氣升。南高峰色自崢嶸。小船看汝投西岸。載得三人兩是僧。

宋人道山清話云。余少時常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唐嘉話。見楊祭酒贈項斯詩。因問諸公。唐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不必足觀。楊君詩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也。按到處逢人說項斯一語。至今猶膾炙人口。不謂其詩無足觀也。愚謂楊祭酒詩固不佳。不能好佳詩。然楊亦未卽認項詩爲佳詩也。不

觀其首二句云。幾度聞君詩句好。及觀標格勝於詩。是明明賞其標格。而陰抑其詩也。猶之賞人詩文者。不讚其詩文而惟讚其書法。則詩文之不佳可知矣。楊祭酒之於項斯。亦猶是也。雖然。標格與詩。豈易言哉。千載而下。惟李太白一人獨絕於世耳。近代張船山陶問。個儻不羣。詩名藉甚。名士慕之者。至願死後化爲絕代麗姝。爲船山侍巾櫛。故船山有詩紀之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語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此真詩人從來未有之奇福。船山可以自豪矣。因辨楊祭酒贈項斯詩。遂牽連書此。

新文化運動後。國內青年。競喜爲白話詩。雜誌報紙所載。絕少佳構。而前日之盛創白話詩者。今且專爲文言詩矣。夫詩者世之公言。本不容有限制。體製雖異。要在歸於至美。而考詩所以合於美者。有四事焉。一情意之美。二音韻之美。三聲律之美。四篇章之美。是也。舊詩絕佳者。四美無不悉具。真有不具者。則藝術上有不至也。情意之美。屬之內美。凡爲文章所必具。不僅韻文爲然。音韻聲律篇章之美。屬之外美。則視美文之種類而略有不同。舊詩之有感而作者。情之事也。有爲而作者。意之事也。詩必用韻。或一句一韻。隔句一韻。三句一韻。視其所爲之詩而異。古體詩或換韻或通押。以其體大貴變化也。近體詩不宜換

韻與通押。以其體小貴精純也。唐人詩且多變聲疊韻音節最美。此音韻之事也。古體詩平仄忌如律句。以拗屈生勁致也。近體詩宮商必協。四聲必究。以諧和多美響也。此聲律之事也。詩長篇有長篇章法。短篇有短篇章法。一題數首者。貴有先後排次之法。此等雖難言。但一讀杜詩。如北征者。可悟長篇章法。如望嶽者。可悟短篇章法。如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及重過何氏五首者。可悟先後排次之法。此篇章之事也。白話詩既不用韻。又不拘平仄。不顧章法。詩之爲美之事。已去其三。所僅可自致力者。惟在情意之間。情意即有可取其美。已不逮諸事齊者。遠甚。況爲白話詩者。其感情未必即能悱惻動人意。旨亦未必即能高深。出俗則讀者寧不感如味同嚼蠟乎。此白話詩之所以永難進步者也。